

從亭子腳下看台北



鍾中培編著

從亭腳下看臺北

這薄薄的一本書，用通俗，生動，有趣的筆調，寫出了台北各階層的詳況，它像一張小照片，把台北的全景，都拍在裏面，從這裏，可以看出各種內幕的情形，它堪稱是成功的新型社會寫實讀物。

序

社會的現象和事象，是多方面的，是複雜的。

儘管大人物如何自眩政績，但事實終是事實，表露在外面的喬裝，雖然可以暫時瞞過那些觀光旅行者，但朦蔽不住新聞記者的眼。

作者，中培先生，他來臺一年的時間，爲了發掘新聞，臺北市的每個角落，每個階層，他都身臨其境的到過，人生百相，他都看得很清楚。

這本書裡面包括的是他一年來從事「社會調查」「人生採訪」的一部份資料，雖然事情都是日常習見的，沒有什麼了不得，其可貴處乃是能以輕鬆的筆調，客觀的態度，系統地報導出來。

紙貴洛陽的威脅，沒有把他嚇倒，以一個窮記者，於忙柴米油鹽之餘，能够硬着頭皮完成計劃——「從亭子腳下看臺北」與讀者見面了！可佩！

出品

特殊品	電磁器
其他定作品	絕緣管子
坩堝	硫酸瓶
發鍋	熱砂
	酸盤

地址 臺北市南陽街一號

臺灣工礦股份有限公司陶業分公司

電話 二二六六
三五四二
電報掛號 二二四四

工廠

宜蘭磚廠	高雄工廠	北投王廠
嘉義磚廠	斗南磚廠	花壇磚廠
板橋磚廠	圓山磚廠	松山磚廠
岡山磚廠	臺南磚廠	佳里磚廠
臺中磚廠	新竹磚廠	中壢磚廠
花蓮港磚廠	屏東磚廠	高雄磚廠

陶瓷器	耐火品	建築材料
匙、壺、杯	碗、盤、碟	紅、粉、瓷
	耐火火	飾、管、磚
	泥磚	

自序

鍾 中 培

我到過了祖國的好些城市，覺得每一個城市都有它的特別之處，譬如貴陽的背篋夫，重慶的長衫，成都的花會，西安的窯洞，太原旅社裡的炕床，北平的巷子叫胡同，上海的黃牛黨，福州的船婦……這些，在這個都市能見到的現象，而在別一個都市就不一定能夠看得到的。

然而中國是就中國，儘管各地保留各的獨特習俗，究竟是大同小異，舉一個例來說，在中國的國土上，那一省沒有人在唱京調，那一個人都尊重孔子，那一家不是中國式的。

臺灣雖淪落了五十一年，不管日本人，怎樣子貫徹殖民地措施，和所謂培養「皇民化」精神，然而臺灣到底就是中國，它依然始終保持着中國的固有傳統，無論日人怎樣的限制與取締，臺胞在古曆元旦日，一樣在放爆竹，吃甜粿，日人亦只好默認了這是中國的固有風俗。

但我們亦得承認「歷史給人的教訓是深刻的」，日人固沒有把臺灣換了一個頭面，然而他們得確在臺灣留下了不少痕跡，這些痕跡也就是內地各省所沒有的，例如：日式房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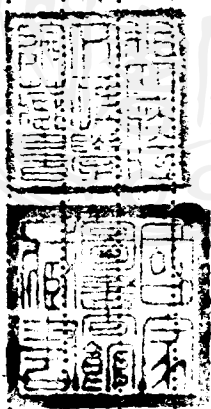
「他他米」在我國別的地方，除了東北而外，根本就沒有。

臺北這個城市，也正如我國其他各個城市一樣的有它的「特別之處」。同時，再加上了日人所遺下的痕跡，因此它的「特別之處」，也就更多而顯著，譬如露店，藝旦間，四喜店……之類，至少在名稱上，別的都市就不是如此叫法，這也就是我所以要編寫這本小冊子的動機，雖然，這本小冊子的內容，都是些粗詞爛調，生活在「寶島」上的人們，比我了解的還要多，況且這裡面的好幾篇，已是在報紙上發表過了，然而，它也未嘗不是對着臺北的「特別之處」而寫的，所以再把它搜集成冊，一方面可作為我來臺的一週年紀念，另一方面願意藉此聊盡「老馬」微責，獻給內地來臺觀光的朋友們作一個參考。

從亭子腳下看臺北

目錄

序	一
自序	一
從亭子腳下看臺北	一
交通現況(附新舊街名對照表)	四
教育和文化	二
娛樂的分野	二
經濟生活素描	三
光復後的物價	三
從一架腳踏車失竊說起	三
在另一個天地裡	三



夏之街頭	四三
旅社裡	四四
酒家與女侍	四八
「藝旦間」	五一
小茶室	五四
艷舛鮑窠	五七
圓環之夜	六一
草山的黃昏	六四
北投女人	六七
戴「竹葉笠」的脚色	七一
盲者的職業	七五
搖會標會與「無盡」	七八
編後記	八二

從亭子腳下看臺北

臺北，光復三年修繕經營建設的結果，人口迅速在增加，房子越來越不够供應了。

湖老們把特住高樓大廈，一幢又一幢，窮小子被擠在亭子腳下「擠光」。

亭子腳下，小販傾比林立，臺北的「繁榮」，就從這响形的發展裡，充分表現出來。

戰時的彈痕，已被
畸形的繁榮彌蓋得
差不多了！

臺北，是臺灣的省會，同時亦是臺灣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的中心，自從我們的祖先跨海前來開發臺灣之始，它就一直佔着這個寶島的主要地位，日人踴躍了本省五十年，同樣也是以臺北作為臺灣的首府所在地，更重視它的建設，諸凡街道，商鋪，工廠，學校，甚至於種植青棕樹等，無不費盡苦心，使其漸漸走向現代化的都市體型，但在戰爭期中，它雖沒有直接淪為戰場，但却被列為盟機的主要投彈瞄準地之一，所以它同樣是受了戰爭的慘重破壞，估計當時約有四分之一弱的建築物，是被飛機載來的無情的禮物所炸燬，加以日人為適應當時的實際需要，更將許多民宅，強制予以拆除，充作防空壕之用，因此這個都市便益陷於支離破碎的景象，在光復之初，我們於臺北街頭到處可以見到斷壁頽垣，破磚碎瓦，觸目彈痕，它彷彿經過了一次大規模的激烈巷戰般，損失甚重。三年來，經過積極的加緊重建，至今雖還未能完全恢復舊觀，然而，以前所遺下的彈痕總算是彌蓋得差不多了！

國家圖書館



002822450

人口與住屋， 失去了平衡，

這個都市雖然沒有什麼「美式」裝備，但是，人們總是那麼喜愛它，光復之後，人口在不斷的迅速增加中，據說：在清光緒廿三年（明治三十年），臺北的人口，只有一一二、九七〇人，至民國三十三年（昭和十九年），遽增至四〇一、四九人，戰爭的末期，市民經過了疏散以後，至民國卅五年本市的人口，驟減少至六六、一〇〇人，而現在却又已增至三十五萬四千餘人了。而現時，這個數字並未包括「未報戶口者」與流動人口在內，如今他縣市以及內地的人們，正不斷從陸路，海路，天空朝向臺北奔流，人口還在一天比一天的增加。

由於房屋的建築，還未能達到與人口的比例增多，以致有嚴重的房荒問題發生，這問題得確是相當嚴重而傷腦筋，尤其是外省新來的朋友們，有些已不得不擠在旅館裡住長期房間，他們比穿，比吃，比行，比任何那一件事，都沒有比找房子感覺得困難。

「臺北居，大不易」，這誠是無房階級的人們底共同感覺了。

由於房荒而間接發生的一個問題，那就是政府禁止日產房屋出頂，而實際上權利金（頂金），却在半公開的秘密中直線上漲，日人所遺下在臺北的一萬七千多幢的大小房屋，除了政府機關所留用者而外，試問那一個現住人，不拿到權利金後，才肯把房子讓給別人？

大富紛紛爭購，房價節節高 升窮小子亭子脚下打出路。

房荒的另一影響，是地皮（地基）亦跟着房屋而漲價，現時在中心區地帶，據說每棚（六方尺）地基已售至數十萬百萬，即日產地基的權利金，中心區每棚已在五六十萬元了，因此要不是大富人家，想

在市區建築一座，實談何容易？臨時架一幢草棚吧，又恐觸犯「違章建築」的章則，於是那些貧戶人家，尤其

那些小商人，既找不到店屋，而且又無錢頂或買到店屋，在露天做生意，又不大方便，只好是向亭子腳下去發展了；每天我們一上街，在兩邊亭子腳下，除見到了到處堆積着的腳踏車，什物以及很多穿來走去的人群外，還有的是什貨攤，水菜販，香煙攤，甚至若干小飲食攤亦混在亭子腳下營業；有的小飲食攤，是在亭子腳下排着幾個方棹子，再在巷角邊築個爐灶，塔蓋臨時廚房，雖然設備很簡單，但在營業方面却不錯，據說有的一天的營業收入，足夠與餐館食堂等量齊觀，原因是在亭子腳下吃東西，要比進大餐館食堂經濟而實惠得多，所以顧客也就不少，收入自然可觀，因為亭子腳下的生意，委實是做到「薄利傾銷」的生意經的。

地攤小販和氣生財，

商號店員架子十足。

現時我們如果進入大商號去買一件東西，如果你「冒失」地要與店員講講價錢，不但會得到「客氣」的回答：「不二價，請到別家看看吧」，所以你要買就得依照店員給你說的多錢就付多少錢，至於講價最好免開尊口，因為設使是開口了，亦終歸沒有用的，但假如你在亭子腳下，想買一件東西，你儘可任性與之討價還價，直至你甘我願了，然後付錢取貨，公平交易。

睡不擇席，水門

汀上也酣眠？

臺北的亭子腳，因為地攤小販林立，到處五光十色，儼如市場，尤其是日暮黃昏後，延平路各段無不攤販擁擠，充分表現了這個都市的「繁榮」景象，夜深了，有些窮苦的人兒，因為沒有得地方住，睡在露天，又恐妨害了身體，只好是借亭子腳下去安宿，水門汀作床，一樣是可以見到天亮。

臺北的交通現狀

私人小汽車的行列，與等候「公共」汽車的乘客行列，相對的比照，腳踏車的数量多於任何都市，馬路廣闊，但還是有市虎傷人的消息。

市區廣闊，交通問題重要。

臺北的市區廣闊，人口將近三十四、五萬這些人口分佈在六六九八公頃的面積上，如與普通都市的人口密度比較起來，則它遠不如內地其他各大城市為大。譬如上海的人口有五百多萬，但如果我們登臨龍華塔，瞭望一下，幾乎整個上海市區都看得清清楚楚，使人不禁會感到大上海的市區也並不太大。又如西安的人口五十餘萬，但其市區面積方圓不過四五里而已。臺北，由於市區遼闊，人口分散，市內交通問題，無形中顯示出其重要性了。舉一個例來說，如果你是住在富田町，要走到大龍崗，步行要費去好多時間？因此你就不能不以車代步，藉以節省時間，這也就是臺北的交通，必然要發達的一個原因。

三線路，是臺北交通的特色。

這個都市好得很平坦，而且條條馬路幾乎都塗有一層光滑的水門汀，不僅在外表上看來相當清潔美觀，而且不論你在行車跑馬，乃至於徒步，都來得輕快而省力，尤其是中山路，中華路，以及東門，南門一帶的三線路，路面寬闊，汽車道與人行道分開，非但可以減少車輛肇禍的機會，而且行人來往自如，要是每一個人，都能實行新生活，遵守交通法規靠右邊走的話，那麼一定會有條不紊，這亦就是臺北交通的一個特色。

臺北車輛有多少 且看這個統計數

每天，我們一走上臺北街頭，總可以看到很多車輛，在馬路上穿來走去，疾駛若飛，尤其是在延平路一帶，更為擁擠不堪，這是表現着臺北最具體的繁榮局面，然而在臺北的車輛究竟有多好呢？公共汽車除了省營的數十架，行駛於市區以外的而外，市營公共汽車，行駛於市區以內的有三十三架，各機關自用的交通車更多過公共汽車兩倍以上，小轎車公家所擁有的，在一百輛以上，其他各汽車公司供人雇用的，及私人專用的，數近二百輛。至若公私有的卡車，常出沒於市區內外的，亦在一二百輛之多。又屬於乙種車輛方面的，據市警局的統計，共達四萬六千五百七十一輛，其中腳踏車四〇四〇三輛，載貨手拉車二〇九一輛，人力車六〇九輛，牛馬車三三五輛，三輪車三三三輛，這些數字並未包括（未曾領有乙種車輛牌照）者，如以脚踏車來說，事實上就有很多未曾領過牌照的，或經過向臺北縣警察局領用的，因此有人估計通常行駛於市區內的乙種車輛，一定不會在六萬輛以下的。

「巴司」卅三輛， 路線十七條不願耐 性等，權以步代車。

臺北的車輛，儘管有那麼多，但行駛於市區的「公共」汽車，却只有三十輛，這區區的三十三輛公共客車，要在這廣濶的市區內，分擔着那十七條相當遼闊的路線，這怎會使乘客不擁擠呢？在本市各停車站乘客排長蛇陣候車的情況，隨處可以看到，有先見之明或沒有耐性靜候乘車的人士他（她）們寧肯步行或坐三輪車，也不願把時間白白犧牲去挨個排隊擠那公共汽車。

公共汽車利於 市民者幾何？

據市公用事業管理處的報告：本年九月份公共汽車平均每日出動三十一輛，行駛一七五七公里，乘客計只一一八四人而已。從這個數字也儘可看出公共汽車被人利用的程度了！

腳踏車

本市的腳踏車之多，確是其他省份少見的，平均每六七個市民即擁有腳踏車一輛，無形中就減輕了公共汽車不少的負荷。

「小心火車」

又因為本市的鐵路，在市區中穿來插去的，有了好幾條，亦頗有補助市內的交通，如從松山或其他市區外進城的，就可以搭乘火車，在內地的都市，普通火車道或車軌，都架在隔離市區遠處的地方。但在本市却到處可以見到火車道，到處是火車道的路柵，從這邊要穿過火車道，走到那邊時，切要當心火車，不少人是已經作爲輪下鬼了。

黃包車沒落

三輪代而興

黃包車在本市已逐漸走向沒落的時期，因爲一個人拖着個走，一個在流着滿頭汗，一個却坐在車上兜風，而且每要拖着車夫拖快些，這委實有點不「人道」，以前政會通飭全國逐漸取締，因爲是這樣，所以本市的黃包車，也就漸漸的減少了，現時新加入的黃包車，已不允其登記發照，取而代之的三輪車乃乘機興起，一天天的多了起來。

諸君注意，在臺北乘車要記着講價錢，除了乘公共汽車，無論你搭一站或到末站，從上車到下車，那張票就算作廢外，至於你要坐黃包車，三輪車甚至小轎車，你最好是事先與之講一下價錢，否則，你坐到的地時，那份爭長論短的計較，真會使你吃不消。

迎「京官」，小汽車，不甘落後

記得有一回，我向某機關首長的小汽車「擠光」，前往松山去歡迎某「京官」，回來時小汽車一架接着一架的，排列成一條很長的長蛇陣，某首長不禁贊道：「全國各地的歡迎「京官」中，如以出動的小汽車之數量來說，臺北該不落人後吧！」私用小汽車確實多得可觀，無礙爲市民公用的「公共」汽車却相形之下，少得那麼可憐！

新舊街路名稱對照表

在光復以前，臺北的街路名稱，係採用日本辦法的路段式，其名稱叫「町」和「番地」，同一「番地」之內，都有房屋數十幢，範圍既廣，尋找甚難，此與我國各地的習俗，極不相合，光復之後，故已予以重新編訂全部街路門牌，但因為有些人新舊街名還弄不清楚，有的却是記住新街名，而不知「町」和「番地」，君如要問路時，不妨看一下這以下的一個表：

新訂街路名	原有地名	新訂街路名	原有地名	新訂街路名	原有地名
中華路	末廣町—堀江町	羅斯福路一段	新榮町—千歲町	愛國東路	舊住町—新榮町
中山北路一段	樺山町—御成町	二段	千歲町—古亭町	愛國西路	新榮町—南門町
二段	御成町—宮前町	三段	古亭町—水道町	建國北路	上埤頭—朱厝崙
三段	宮前町—圓山町	四段	水道町—宮田町	建國南路	大安字—龍安坡
四段	圓山町—大宮町			新生北路一段	樺山町—中庄子
中山南路	明石町—旭町			二段	中庄子—宮前町
中正東路一段	樺山町			三段	宮前町—圓山町
二段	樺山町—幸町			新生南路一段	樺山町—東門町
三段	幸町—朱厝崙			二段	東門町—龍安坡
四段	朱厝崙—頂東勢			三段	龍安坡—水道町
五段	頂東勢—松山				
中正西路	北門町—泉町			復興北路	中崙—下埤頭
				復興南路	中崙

和平東路一段	古亭町— <small>大安字</small> 體安坡	南京西路	御成町—港町	公園路	明石町—文武町
二段	體安坡—下内埔	重慶北路一段	上奎府町—日新町	南昌路一段	兒玉町
三段	下内埔—六張犁	二段	日新町—蓬萊町	二段	兒玉町—古亭町
和平西路一段	古亭町—龍口町	重慶南路一段	本町—南門町	水原路	古亭町—馬場町
二段	龍口町—堀江町	二段	南門町—佐久間町	五原路	下奎府町
三段	堀江町—綠町	西園路一段	元園町—綠町	長安東路一段	御成町—大正町
忠孝路一段	樟山町— <small>大安字</small> 十二甲	二段	堀江町—西園町	二段	中庄子—中崙
二段	大安字— <small>十二甲</small>	康定路	濱町—新富町	長安西路	御成町—泉町
光復路	頂東勢—興雅	西寧北路	港町—泉町	鄭州路	上奎府町—泉町
仁愛路一段	東門町	西寧南路	泉町—老松町	青島東路	樟山町
二段	東門町	襄陽路	明石町—本町	青島西路	明石町
三段	東門町— <small>大安字</small> 十二甲	永綏路	大和町—京町	成都路	西門町—元園町
信義路一段	旭町	寧夏路	蓬萊町—下奎府町	桂林路	老松町—明石町
二段	旭町— <small>東門町</small>	天水路	建威町—太平町	北安路	寶前町— <small>(市界)</small> 大直
三段	東門町— <small>大安字</small> 十二甲	太原路	下奎府町—上奎府町	衡陽路	寶前町— <small>(市界)</small> 大直
介壽路	交武町	承德路	下奎府町—上奎府町	溧陽路	寶前町— <small>(市界)</small> 大直
博愛路	大和町—南門町	縮前路	表町	上海路一段	樟山町—旭町
南京東路	中庄子—中崙			二段	旭町—新榮町

杭州北路	樺山町	酒泉街	圓山町	大龍廟町	歸綏街	下奎府町	港町
杭州南路一段	樺山町	大同街	蓬萊町	大龍廟町	平陽街	下奎府町	府町
二段	東門町	州街	蓬萊町	大龍廟町	赤峯街	下奎府町	府町
吉林路	中庄	州街	蓬萊町	大龍廟町	陰華街	御成町	上奎府町
松江路	中庄	州街	蓬萊町	大龍廟町	惠安街	宮前町	宮前町
敦化路	中庄	州街	蓬萊町	大龍廟町	安城街	宮前町	宮前町
東寧路	中庄	州街	蓬萊町	大龍廟町	常州街	宮前町	宮前町
松山路	中庄	州街	蓬萊町	大龍廟町	常州街	宮前町	宮前町
基隆路一段	中庄	州街	蓬萊町	大龍廟町	江安街	宮前町	宮前町
二段	中庄	州街	蓬萊町	大龍廟町	江安街	宮前町	宮前町
三段	中庄	州街	蓬萊町	大龍廟町	江安街	宮前町	宮前町
長春路	中庄	州街	蓬萊町	大龍廟町	江安街	宮前町	宮前町
沿水路	中庄	州街	蓬萊町	大龍廟町	江安街	宮前町	宮前町
北平路	中庄	州街	蓬萊町	大龍廟町	江安街	宮前町	宮前町
濟南路一段	中庄	州街	蓬萊町	大龍廟町	江安街	宮前町	宮前町
濟南路二段	中庄	州街	蓬萊町	大龍廟町	江安街	宮前町	宮前町
三段	中庄	州街	蓬萊町	大龍廟町	江安街	宮前町	宮前町
徐州路	中庄	州街	蓬萊町	大龍廟町	江安街	宮前町	宮前町
谷路	中庄	州街	蓬萊町	大龍廟町	江安街	宮前町	宮前町
哈爾濱街	中庄	州街	蓬萊町	大龍廟町	江安街	宮前町	宮前町

教育和文化

如果說：臺灣是全國教育文化最發達的省份，那麼臺北市又堪稱是全省教育文化最發達的一市了。遺憾的是街頭充斥的連環圖沒有整飭管理得好，以致貽誤了不少的小孩子走向歧途！

掃除文盲，
發展教育！

我國因爲「文盲」太多，造成了過去積弱的最大原因之一，以故近十餘年來，便就產生了一句很時髦的口號：「掃除文盲」！所謂掃除文盲，換言之，就是要普及教育，推展教育，使每個人都有受教育的機會，雖然在這幾年來，內地各省的教育，已一天天的發達了起來，但究竟還未能達到我們的理想，而且距離我們的理想還很遠很遠。

值得頌贊！

有人說臺灣是我國教育最普及的一個省份，如果這話是對的。那麼臺北市，又應該算是全省教育最普及的一個市了，尤其是在光復以後。臺北市的教育文化，三年來，蒸蒸日上，學校的學生，迅速在增加，報紙，書刊，雜誌，以及其他的文化事業，亦在不斷地擴展。當然這是因爲臺灣的環境比較安定，才有這樣的成就的，而當局對於立國根本要務——教育的特別重視更值得我們的稱頌。

據統計：臺北現有市立國民學校二十五校，省立附屬小學三校，私立小學一校，市立幼稚園一園，市立國民學校附屬幼稚園四園，省立附小附屬幼稚園一園，私立幼稚園二園，全市學齡兒童入學達四七、七七一人，普及程度達百分之九十八。中學及中等職業學校計有私立四校，省立十一校，市立九校，學生數在一萬

六千左右，大學計有國立臺灣大學，和省立師範學院。

九年制義務教育五年內完成

臺北市政府因鑒於現在本市的六年制義務教育既已完全普及，國校畢業生希望升學者又逐年增加，而現有的中學僅能容納其極小的一部分，勢必使向隅的遺批血氣未定的兒童，流浪社會，蹉跎歲月，習惡易，導善難，豈是國家之福，且在科學昌明的今日，國要富強，必須國民有較高的智識水準，我國實行民主憲法，亦非提高人民教育程度不為功，而首先倡導九年制義務教育，頗蒙各方面讚許，經擬具辦法及實施計劃，自二十六年度起逐步實施，分五年完成。其所延長之三年屬於職業教育，使國民均能獲得一技之長，便於就業，至力能繼續升學者則仍任其升入普通中學。

「皇民精神」遺毒滌盡 「國語國文」進步迅速

當日本剝奪臺灣的時代，為普及所謂日本國語，貫徹其奴化教育，藉以培養「皇民精神」的目的，因此在教育方面，特別偏重於基本教育及推行日語，不遺餘力，那時本市除有州辦的國語推行所十四所外，復獎勵民間開設私立國語保育園，優受州費補助，一時普遍之狀，幾達全市乃至全省的每一角落，以故本省的人民普遍都能講日語，自非偶然。

光復之後，本市為針對日人已往的設施，清除奴化教育的遺毒，藉以提高臺胞民族精神起見，所以對於社會教育設施，首先着重推行國文國語，積極獎勵國語文講習所的設立，全市共有五十餘所，尚有市立各補習學校等，學習國語，雷厲風行，現時不但在學學生能說很流利的國語，就是普遍的一般人也已能說了，不信你在街上買東西，與任何店員甚至小販，談談國語就可知道的，最可敬佩的，就是那些小學老師，他們在日治時代，從不曾學習過半天國語，但光復之後，他們一面學習，一面教書，現時全部是以國語來教授學生了，雖然在解釋時，有時免不了也要借用臺語。

多往專科教育
後春節社會教
育也活躍普遍

至教育事業方面，三年光景，臺北的報社，各種雜誌出版社等，宛若雨後春筍般，相繼建立了起來。到了最近，更是飛黃騰達，目前在臺北的日報，有新生，全民，公論，中華，和平，聞臺，幹報，平言，經濟快報共九家，晚報有臺北，自立二家，通訊社有中央，臺灣，民權，經濟，海疆五家，雜誌有圖書月刊，婦女月刊，影訊等三十餘家，此外外埠在本市行銷最多的，有大公，申報，新聞報，天南日報等二十餘家。

圖書館：省立一所（新公園），市市四所，（古亭，松山，城西，城北），各機關學校，亦普遍設有圖書館，大小戲院，包括電影，京班，歌仔戲等共有十四家，書店書攤林立，充份表現着臺北文化事業的活躍景象，那些遺留下來的日本語文的書籍，已完全沒有銷路，其唯一出路，只好是當做廢紙去出售給那些小販們包「饒酸醋」了。

連環圖有毒

不容忽視！

從上海流入的黃色刊物，裸體畫，在本市總算並不多見，惟連環圖書則甚盛行，却是一件不容忽視的現象，據市教育局九月份的統計：臺北的連環圖書商，計有一百〇三家很多小孩子們，看上了癮甚或受了荒謬無經的內容的不良影響，因而走入歧途的不知凡幾，這是需要教育當局及早速謀補救之策的。

前途可期！

總之，大體說來，臺北的教育文化，已走上了欣欣向榮的大道，前途發展是很可樂觀的。

娛樂的分野

無線電

本省同胞最喜歡平劇，民謠，國樂……外省同胞愛聽古典西樂

在本省的各式娛樂中，於同一時間內，以同一題材為娛樂而佔最大人數的，就當首推「聽無線電」，本省所有的收音機，照廣播電臺的登記數字來說，是三萬多只，但事實上決不只此數，五萬只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平均每只以聽衆三人計算，那末在廣播娛樂節目的同一時間內，在這個美麗島上，就有着十五萬的聽衆了。

在這許多收音機中，短波約佔五分之一，所以收聽對象，自本省電臺為主，因此，我們來談一談本省電臺的娛樂節目。

但又得先從電臺談起，省會電臺現有「第一」和「第二」兩個廣播，「第一廣播」每日廣播時間在每天二十四小時中共達八小時又五十分鐘，分爲晨，午，夜三段，「第二廣播」每夜自七時起至十時三十五分止，計三小時又三十五分。現在且拿第一廣播的娛樂時間來說，每日達四小時又四十分鐘，計佔總時間二分之一強。（至於臺南，臺中，嘉義，花蓮，臺東，五個電臺以及行將開辦的高雄電臺，除極少數各別節目外，大多只負責轉播的任務，所以娛樂節目，可說是大同小異的。）

再以娛樂節目的內容分類來說，計分民謠，平劇，國樂，西樂，流行歌曲等。那末「究竟那一種節目最爲收聽大衆所歡迎呢？」記者曾把這個問題向電臺朱永丹先生提出。他不加思索地回答說：「本省同胞最喜

歡平劇，其次是臺灣民謠，再次是國樂和流行歌曲，最討厭古典主義的西樂——但古典主義的西樂却又徧徧爲外省同胞所愛好。」

音 樂

音樂團體多，
只是玩樂器的
似乎太少。

音樂在本省的確不算落後的，普通家庭除備有收音機以外留聲機也極盛行而自光復以來，國內的歌曲逐漸輸入，諸如電影明星的插曲，閩曲，粵曲，大歌，京調等等，更無疑地給本省音樂打下了一服強心劑。書店中的歌本往往獲到意外的暢銷，也證明了本省同胞對於音樂的愛好。再說：省交響樂團有定期演奏，市府舉辦了市民音樂講習班，省文化協進會又在推行着民謠會。

經常的，記者又每在工廠，農田，和其他勞動者處所聽到他們一邊工作，一邊歌唱的聲音。然而，最遺憾的便是玩樂器的人尙嫌太少，許多人都希望着它能跟唱歌一樣的發達推廣起來。還有值得一提的事，那就是去年還很盛行的日本歌曲，今年已逐漸淘汰，最近已不復多聞了。

看 電 影

電影院的主顧以公教人員爲主，他們寧肯犧牲一餐飽飯背了太太，也要去看一場：

看電影是居住在臺灣人，的一種最主要的消遣。尤其是一般中下級公教人員，薪津收入有限，除了飽腹求暖之外，剩下幾個錢，遊山玩水上館子不夠，每個月買三兩張電影入場券倒是不困難的事。正

因為如此，所以據電影院的老板告訴記者：「我們的主願是以公教人員爲主的，沒有了他們，早就關門了。」

一位被家庭生活負累幾乎透不過氣的朋友，但他每星期起碼一次的電影是決不能不看的，據他告訴記者說：「電影上了癮，往往是寧願犧牲一餐飽腹來飽眼的。在辦公處從報紙上看到好片子的廣告，爲了避免太叫窮的怨言，下了公就索性挨着餓直向西門外溜……」

一般的公教人員都在埋怨電影院爲什麼總是掛上「優待軍警，半價入場」的牌子，難道我們生活困苦的境界，奉公守法的精神，就不值得體貼慰勞嗎？其實，天曉得，戲院老板們的眼睛却正是在他們的身上哩！也正因爲如此，所以星期日和例假日省內各地電影院高懸「客滿」牌早已成了常事，當然平時也往往有客滿的日子，但這得看片子的魔力了。

武俠片，肉感

片最愛歡迎

講到影片的內容，有人以極充分的理由反對在本省演武俠片和肉感片，可是，天曉得，「打得越兇」「真正肉感」的片子，才剛是「人氣沸騰」「一定滿座」的本錢。

看電影到底不失爲一種高尚娛樂，個人經濟也大致無甚問題，問題在國家經濟，如說今日的本省電影市場十九已爲好萊塢所佔也不能認爲過份，那末「外匯」節約又須怎麼講呢？

馬路戲

本省的戲名目多：歌仔，子弟，布袋，傀儡，……

凡是在戲院以外所演的戲，我們通常稱之爲「路邊戲」或「馬路戲」，本省各地每逢「聖母節」一類的祭日，必在宮廟前架起大舞臺，大演喜劇，名爲敬神。但任何人都可以無條件的擁去參觀，所以實際上布

不失爲娛樂的一種。

本省的戲，種類很多，有歌仔班，子弟戲，武戲，傀儡戲，布袋戲等等，間以布袋戲及傀儡戲爲最特色，大概全班人馬只須四至五人，臺後一人打鑼擊鼓，一個吹笙兼吹笛，一個打雜兼外務，一個導演兼化妝，至演員全部用撲特兒頂替，花臉青衣等均一概齊備，兼導演者，必須是一個文武全才，唱做均佳，諸凡口技一切件件皆能，雖然只是用兩双手操縱兩個木偶演起來倒也頗爲生動，笑怒罵哭照做，武打，每次演時，其劇情每比電影更能表現無遺，列如演舌戰群儒，孔明在書上所說的話一句句都給他說出來，能使觀眾知道了孔明是何等利害的一個人，也許你要問，兩隻手最多只能操縱兩個木偶人，但有時要演三戰呂布怎麼辦？還是有辦法，如果達到須要四個木偶上臺時，臺後那個兼打雜的，臨時也出來操上兩個，一樣可以一個戰三個的。大概看木偶戲的人，比較是一些勞動階級，每場每有三四百人圍着觀賞，這種娛樂比較是低級趣味的，但反正不要門票，看的人也就多了。

在本省另外還有一種叫化戲，藉戲迷力廣集了群眾，以便乞錢，記者曾見過一次叫化錢，乞錢的方法頗妙，只用了兩個小女孩爲演員，唱完一段「千金小姐拋绣球」，然後在人圍中寫一個簸箕大的「餓」字，不要多說話，一元五元的臺幣便像雪片飛來了，這種戲雖沒有什麼娛樂價值，但看的人倒也不少。

其他的戲集團，也是利用了戲的吸引力，環圍了許多觀眾，唱完了一段後，即將膏藥拿出，大吹大插的說：「梅毒大王」「花柳救星」，「快買快來買！」因爲街頭多着閒人兒，所以這種戲也自有他的觀眾的！

運 動

棒球，乒乓球最著名，籃球足球

運動在本省以棒球，乒乓球，游泳為最著名，而以籃球，足球，為最罕見。但田徑賽一項，以前在臺中選拔征選健兒時，却也顯過鋒芒，有的竟破了全國的記錄。

體育會某先生說：「本省棒球運動所以發達的原因，無疑是愛好的人多，練的機會也多之故，技術因此日臻佳境。此外，乒乓球就目前情形來說，差不多已成爲一種最普遍的運動了，街頭隨時可以看見不少乒乓的球室，打的人大抵是店員和工人，他們以勝負決定誰付租賃金，普通分九球和廿一球兩種（租金九球五十元，廿一球百元）由負者付錢，所以他們往往在好勝的鼓勵下，獲得了相當優越的技術。再就游泳說，在炎夏季節，游泳池每有人滿之患，甚至連淡水河附近帶，也成一個大浴池；但入秋以來，人數逐漸減少，除了一親冬會的會員經常每晨練習外，其餘就給涼風吹散了。至於其他運動就很罕見。推其原因可分兩點：一爲市民（也可說是省民）對於運動認識還不够深刻，一爲運動具缺乏，價格又太昂貴，縱有愛好的人，往往也不能擺脫這經濟上的束縛，而暢所欲言，這也許就是運動不易展開的癥結所在吧。」

在公園球場裡，除了在運動競賽前夕或許可以看到少數人在練習外，平時就很難看到一兩個拿着球兒或穿着短褲的朋友了，前天，記者到臺灣大學去，湊巧有一部份同學在練習籃球。駐足看了半點鐘，覺得他們雖打得不够技巧，每每拿到球便手足無措，甚至一連走了幾步，情形是很發噁的，然而他們流着大汗的那種興奮的情緒，却是不可多得，因才不失運動的真諦！

遠 足

遊山玩水 去處多

住在臺北的人們實在太幸運了，近郊四週，大都是遠足的好去處，而且交通便利，假使疲倦得不能行走的時候，也可以利用火車汽車。秋天到了，每達到星期假日，到近郊的遊人一天多一天，三四成群的學童，遠足的團體，遊山玩水的家族，對對的情侶，都在欣賞着無限的景色。臺北的遠足去處最多：新北投（十一公里），淡水（二十一公里二），草山（二十一公里二），新店（十三公里），圓山，仙公廟。還有最近剛剛通車的山地烏來。新北投，草山有溫泉，淡水有沙溪般的海灘，新店有碧潭，碧潭裡有聞名的鯪魚，潭上有大吊橋，烏來有瀑布，也有溫泉。

圓山動物園，有很多異禽猛獸，如獅子，象，駱駝，孔雀，鸞，鱷魚等等，園內且有遠古的貝塚，樹木參天，綠草紅花，佈滿全園，登山遠眺，可以窺見魚船，稻田，農家的炊煙……美不勝收，所以圓山是遠足遊玩的最好去處，而住在臺北的人，有錢階級，要差足旅行遊玩，時常跑到臺中的日月潭，更有辦法的就是溜到本省最南端的鸞鶴臺燈臺，望望呂宋方面的雲天，那巴西海峽的波濤，不斷地衝擊到燈臺之下，茫茫的滄海，時常有鯪魚出現，宛若小島，悠悠自在，這裡距呂宋僅僅三百五十公里，天氣清的時候，據說可能看見呂宋的山峯，在此須得聲明的，這些呂宋山峯記者却並未見過，讀者們不妨一試，究竟能否看到。

釣魚

手持魚竿且
飲酒，半酣
時節携魚歸

因釣魚而出名的楊水濂先生告訴記者說：「在臺北可以釣魚的地方很多，淡水河岸，新店溪，板橋山脚的許多池塘，淡水海邊，基隆岸壁，都是好去處，其中尤以淡水河岸最方便，當你豫備好二枝釣竿，和紅永春，蕎麥，燒米糠丸，等釣餌，和二斤老紅酒以後，無論是早晨或是晚上都行。但就有職務的人而說，除星期日以外，每天還是晚上最好，一天的工作完畢，吃完了飯拿着釣竿回河岸緩步走去，那個時候的心情真如詩如畫。夏天要選深水冬天要淺水，先把燒米糠丸等誘餌放進水底，等到魚類集中時再使用蕎麥（釣餌）紅永春（釣餌，鯉，蝦米）等誘餌附在鈎上投入水底，然後打開酒瓶，一方面注意食餌，一方面喝酒，喝到半醉的時候，提起釣竿感覺有吃鈎的那時的快樂非言語可能形容的了。他又說：「三年前我曾釣到過兩個石油桶多的鰻，打破我釣魚以來的最高紀錄。板橋山脚的池塘，我也釣起一斤多重的大鰻。新店方面可以釣鱗魚，川端町和大橋方面的河岸也有鰻和蝦。第三水門附近還有……」

高山舞蹈

仰月舞踏，

澈夜不眠，

在臺北偶或可以見到高山舞蹈，因為山地同胞有時也會來過臺北表演，由這以下的這段話，我們可以見到山地同胞怎樣娛樂的：

一個山地同胞告訴記者說：「山地同胞中只是在享受着一種大自然美相配合的生活，並沒有什麼平地人所稱的「娛樂」之存在。在他們的娛樂——不如說是趣味，除平日的打獵外，例如豐

收時的祭典，或參與人家的結婚典禮，都直接和生活有關。每當這些時候，全村的青年男女大家都參加祝賀，喝喝酒，唱唱歌，跳跳舞。在普通日子，年時的人們於日暮或月夜，往往聚在一起，吹着以竹製的口琴（他們稱做吐漱）唱歌作樂。至於年壯的，則以飲酒為唯一的慰安，只要自己或隣人釀造了好酒，就必然地邀集大家，一面飲，一面唱，且談且跳，互相讚譽誰家的酒造得好。上面說的是本省七族高山同胞們的共同趣味，但各族間還有多少的差異。

最後這位高山朋友又告訴了記者一件「當今地上天國」的傳聞，他說：「在絕海孤島紅頭嶼的耶美族，他們每逢月亮皎潔的時候，不分男女老幼，仰月舞蹈終宵達旦，直至晨曦初開，彩霞薄露的辰光，方才倦遊散去。」

酒家

醉翁之意不在
酒，地位金錢

此間求

飲酒，自古以來也算是娛樂的一種，但本省的酒家却早就失掉了飲酒作樂的清雅古風了。

「酒家」，這個名詞，誰也不感到陌生；可是窮光蛋的人們，誰也不敢去問津。

啊！

因為它是唯利是圖，素與「孔方兄」交誼最深。如得「孔方兄」一道前往的話它即會處處使你滿意，備極歡迎與奉承。

在戰時，它確曾一度偃旗息鼓，門可羅雀。道光復後，它有如雨後春筍般地蓬勃起來。現在可說是「五步一樓，十步一閣」踏遍縣市了。當時為少數接收大員經常涉足的處所，現在却是大腹賈的「銷金窩」。

今天的酒家，除銷金之外，還有一種投資作用。可不是嗎！無論官吏市儈，爲要鞏固地位賺取金錢，醉不了上酒家，他如接頭事件或應酬朋友，央求人情，也都少不了酒家。

聽說：大酒家生意興隆佳賓滿座，時有客滿之患。小酒家，却有時也會門庭冷落。然而，不管它是大酒家或小酒家，都不外是那些淵少，官宦，富貴執紼最低限度也得是個小老板才能涉足其間。決非那些靠薪水果腹的人以及一般勞動者們所能問津的。

賭博

花樣翻新，「撈魚」
—特色，光臨警局
家常便飯

本省所流行的賭博，花樣很多，如璉寶，木賊，打槍，麻雀，紙牌，天力，十八，三菊等等，不下數十種。間以麻將紙牌爲最普遍，大概中流以上的人物玩麻將，下層階級玩紙牌及其他十八等，現時本省人以賭博作娛樂者，委實

太多，甚至有養成癖癮的，不賭不成。警察局看守所，幾乎無日沒有賭犯的光臨，足見賭風盛行的一班了。本省的賭，最特色者爲「撈魚」，用淺槽貯水放魚，要用一個小紙斗撈上，撈最多者爲勝，這雖是屬於較正當的娛樂，但每以金錢輸贏，所以仍爲賭博。其次爲打槍，類似軍人打靶，命中者爲贏，落空爲輸，並輸贏也很可觀，每有以成條美國香煙打賭的。

經濟生活素描

這篇鬼四，雖是一年前的舊作，但是他們收入與支出的不平衡，並沒有因了時間的不同而好轉，直到今天，他們依然掙扎在生活線上，反而越來越慘了……

編者附誌

新聞記者

「牛馬」白天工作晚上可休息記者呢？

所謂「記者」是包括通訊社與報社的內勤編輯和外勤記者而言，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內勤編輯要磨夜，外勤記者要跑腿，這也是大家知道的，但內勤編輯白天要化許多工夫讀書看報，充實自己，作為晚上工作的準備，外勤記者除寫文章要用腦筋之外，還要流汗費體力，那就不為外界人士所熟悉了。

所以說：「記者生涯」是「牛馬生涯」，實在還不够確切，因為縱使不幸而投胎為牛馬，牛馬白天工作，晚上就可休息，牛馬費體力，却不必用腦筋！

要說記者的經濟生活，先須把記者們的家庭經濟基礎來個明白的交代，既不是謙虛，也不是隨便得罪同業，記者們十九都是出身貧困，家無恆產。也正因為這樣，記者們的經濟生活的經濟收入，可說，（極少數例外當然是有的）百分之百的依靠着月薪。

說到本省記者們的月薪，一般地講，大抵以省府公務員辦法為標準，外勤在高級委任和低級薦任之間，

內勤則略高於外勤，個人生活尚可過去，養老活小，走頭無路。

時尚節約，奢侈應當打倒，現以省府食堂餐價爲例，可說是節約到不能節約，（至於省府食堂領有津貼，價目不能作準，姑置勿論），拿一家四口來說，（五口六口的不必再談）每人早餐二十五元，中餐晚餐各六十元，合計每日一百四十五元，四口合計，每日吃口苦飯共需五百八十元，一月總結，需款一萬七千四百元，這位「記者家長」設爲月薪二百四十元，薪津合計一萬三千五百十六元，光光吃飯尚且不够，尙何論其他？希望記者衣衫整齊，等於綠木求魚，身爲記者一旦生病，除大喊：「上帝救我！」之外，寧有良策？

「那天日子到底怎麼過的呢」也許有人要問，「天無絕人之路」，古有銘訓太太可以出馬，找個「一官半職」，精神團結，共赴家難，大女兒帶小女兒，大男兒買菜，小男兒生風爐，大家通力合作，群策群力——身爲社會教育者的記者們顧不到子女們的家庭教育，其理由，不用考古，不必勘探蹟求，委實太簡單了。至於外勤記者聽「節約演講」，內勤編輯聽「節約新聞」，除報以苦笑之外，還有什麼可以說的呢？

不過，話又得說回來，記者們經濟生活困苦難爲錢一般的事實，但以目前本省的各通訊社，各報社的經濟狀況而論，實在老闆們對於他們的部下，也已各盡了「愛護」的力量了，如某報女記者身懷六甲，分晚在望，休息來，月薪照給，就是一例。

小學教師

寅歲卯種，「粉筆屑」
聊充識，瘦骨如柴担起
教養下一代的責任。

時至所謂米珠薪桂的今日社會裡，爲了深切地明瞭一般支撐着國家教育擔子的教師生活，我抱着嚴肅的心情殷懇地訪問着他們。可是每當我申述了所以造訪的原因之後，他們大都往往是搖着頭，嘆着氣，似乎就等於

發牢騷地訴說着生活給他們的脅迫；在他們訴說的時候，我已在那面上找到了一種很意外變異的變容的表情。然而，聽好了他們訴說，我也僅能附和地嘆息了。

起先我曾訪問過一位還是「課夫」的青年教師，他是初級小學二年級的教員，薪俸在八千左右。據說：家裡除了靠着他一張嘴和一本教科書去掙錢外，並沒有其他生息。而他有母親一人，和一個已經考進中學的弟弟，但這責任確也已壓得他喘不下氣。原因他一面要照顧着家庭的日常生活，一面又得安頓弟弟的教育費用，掙到的錢不僅不夠開銷，甚而還得向人家挪借債補。他又說：心想轉業吧！可是現在機關門檻太高，換不進去。從農呢？沒有出產。從商呢？沒有資本……所以命運只決定我當教員，生活也只決定我借債了。

接着我又訪問了一位已經做了兩個孩子父親的教師，他打皺着額紋和我說：

「談到生活，在形式上也許比那些露在街道旁伸手向路人要錢的花子強一點，但在實在情形裏，却比不上化子的清閒自在。這比喻不是過份的。光說化子只是爲了肚子問題而已，生活大可以較簡單點。但我們畢竟是個「家」，家要有家的樣子：諸如老婆要飯喫，小孩子要衣穿，住房子：點電燈……都是要錢的。那麼這種多方面支出，而以只有一方面收入的薪水去抵擋，無論如何是不能平衡的。不過，政府當局對於我們，自不能說處處關懷，而我們也許就靠着這一份溫暖。寧甘吃「粉筆屑」，坐「冷板凳」地負責教養着這下一代的國家種子！」

廠

工

荒蕪子女學業，犧牲
太太健康，充小販，
做副業爲的是吃飯

記者爲明瞭工人生活狀況起見，特走訪本市某民營鐵工廠，由工廠老闆介紹了，幾個工人與記者談話，其中一位姓藍的，據說他是工會的監察，他的工資較其他的工人好一點，每日可領到三百五十元，月計一萬零五百元，

大兒子也在工廠做工，月可領到二千元，父子兩人每月收入合約一萬三千元，但他的家裏，有一個母親和三個小孩子，老婆早已去世，所以家族計共六人，每月開銷，米平均要一百三十斤，照時價計算，需五千五百元，副食物亦與米錢同，收入怎也不够，爲了節省一點，他母親還種點蔬菜略作補救不足」。他又說：「他在民營工廠工人中，收入還算較好的，目前成人鐵工的收入，除在公營工廠的，能月得到一萬三四千元左右外，一般民營工廠，則僅在七、八千元左右，至於如何補充此筆不足，則只得犧牲小孩之教育及女人之健康，做些小販或其他副業了。」

手

藝

某鞋匠每日製鞋一双，月可賺一萬六千元左右，有妻子各一，生活雖不充裕，但亦不苦。據云：「倘天佑窮人，得免於病，學家每年尙可製套粗布新衣服」。一個獨身生活非但不壞，每月且可玩幾齣唱寮，親親芳澤哩！」

漁

夫

今朝有酒今日醉，
到頭來兩手空空

記者欲知漁夫生活，特往淡水河邊訪問他們，漁夫分爲兩種，一爲被雇用的漁夫一爲自置舢舨從事捕者。前者所乘的船，大抵自七十噸至二百噸的機器船，依船之大小，船員階級自有高下，通常以一百噸船之船員爲標準。後者又分爲兩種，即近海漁業和遠海漁業，近海全用曳網，遠海則用拖網。茲以臺灣水產公司爲例，近海船員，自船長以下，有機關長，加油長，作業長，無線電通信員各一名，漁夫七人至十人月薪各八千元。此外遠海捕漁一

個月間有二回，近海三回，得魚可值八百萬元由公司給獎，獎金五分即四十萬元，其中船長得半，其他一平均分，漁夫一人，可得紅利一萬二千元，合其薪津，約有二萬元，此外每月又由公司發送鮮魚，值二，三千元，此是漁夫收入的大概。以上由表面觀之，生活似有餘裕，但出漁時節往往有危險，所以漁夫們平素輕視金錢得錢則浪費，到頭來亦不過双手空空。

至於獨立的漁夫一年間可就業之期間僅有六，七個月而已，出漁之日平均可得十餘臺斤，可賣得千元左右，以全年計，每月平均可得三萬元，除掉船費，魚網修理等所得約為二萬元，尙能勉強維持生活。

女 侍 者

局長收入不 如侍應生，

日前某同業公會假省垣某大酒家舉行成立會。並設宴招待來賓記者，幾位同業亦被邀觀禮。席上有市府某局長語中云及：「旬前曾有一女侍應生來訪，初甚感驚訝，意此不速之客，素與無甚瓜葛，來之何突，遂詢以來意。渠謂：「因新置房產一座，特來領取印鑑證明」。聞下令人不勝感慨，竊念己身為局長，一家人口之生活，維持頗感棘手，誠不如侍應生於萬一」。座側某侍應生，不禁脫口說：「置一房產何足驚奇！」聽說，省垣大酒家的侍應生，每月收入達十萬元左右，其他亦有五六萬元之譜，估計他們逐月之化妝費與絲襪費，實多於省府任何科員的薪津，至於她們的生活與家庭環境，因未嘗問津，礙難詳確報導。

又據記者探悉，女侍應生每月能收入約模等於一個荐任級的公務人員底一月薪津，但必須賠酒以外加上接客。否則就沒有這樣多了，依照酒來規定，每倍一次酒獲臺幣二百元，還是不夠脂粉費的。現時在酒家當女侍的，如果是食宿靠店方的，那麼每一回的收入，老板要抽十分之三至四，如果是食宿自理的，可不受老板

抽。阿美是個小學的畢業生，也會受過打字教育，今年十九歲，現在韃靼某一屬於第二流的酒家充當女侍。家有一個年已五十的老母，兩個小妹妹均幼，一家四口每日所需的家庭經濟責任，完全落在她的肩上，以致要嫁丈夫也不可能，因為很難找到一個丈夫能兼養她的一家人的。她一天出去，有時能倍了五個客，可能得臺幣一千餘元，但有時竟日到晚，一文錢也沒有賺到。但她是在她所在的酒家中，是比較紅的一個女侍，所以每月收入上比較可觀，在好的時候，一月可賺到臺幣二萬餘元，但除掉天天必需的美容術和服飾上的支出現外所剩無幾，家中仍然在困苦的情形下挨度過日。

小 販 羣

「水漲船高」小販也比較教人員，新聞記者好生活

車站內外，街頭巷尾，或是中山堂大門口，連咖啡館裡都有香煙販的踪跡，大多是十四五歲男女的孩子，裸着腳，流動着在馬路上向行人展開游擊戰，他們亦會用包圍戰來對付你，美國香煙，上海香煙，臺灣香煙各色俱備，上至一罐一千五百元的「三五」，下至四十五元的「樂園」什麼都有，資本有大的有小的，小資本的人大概平均一天賺二三百元，這些孩子們多是念過國民學校，因為家庭經濟困難，不得不出來多少賺一點兒，補助家計。一個賣甘蔗的，挑一擔紅甘蔗，從新莊來，他說資本是八百元，可以賺二百多元，現在是農閑的時期，在家裡也沒事做，看他的樣子很快樂。

一個臺北郵局前的賣花生糖的，他說一天最少有三百元，最多有六七百元的利益，家裡一個老婆，兩個孩子，生活還可以過去，可是下雨的話，那就倒楣，這次雨下了好幾天，真太苦了，他告訴記者平均一天有五百元的利益，若是真的話，記者真想拿條大業的時裝，就買花生糖去。

最無聊的冷門生意是賣舊貨的古物商吧，日本人走了，古物的數目沒有減少，現在川端町，後車站一帶是他們的市場，「雨」是他們同業的公敵，買賣正如俗語說的「一天屠九豬，九天沒豬屠」，「大資本」的在日本還送的時候，買了許多便宜的東西，囤積到現在，等漲價了才慢慢的賣出去，可不是嗎，以前一個二十元的玻璃杯，現在要二百十五元至三百元，終日沒有買賣的話，專靠這吃飯的老闆就真會苦死了，一個自日本大阪回來的商人說：「我資本短少，而成本都很貴，生意不如意；職業難找，不得不借錢做這生意糊口，一家三口，現在負債二萬多元」，他說時表情黯淡，正如脚下的舊碟，舊鞋子一樣。

每天清晨，有一個十二三歲的孩子，到記者住宅附近叫賣豆干他說「我愛念書，可是父親死了，母親做人家的傭工，要吃還要穿，已經窘之極了，那裡有錢買書呢？一塊豆干賣十五元，扣起資本可賺一元半，一天至少賣五十塊，這一來問題還勉強可以解決，賣完上學校去……」記者雖然也是窮，但是每天總跟他買幾塊豆干。

這個孩子很勇敢；有自食其力的堅毅意志，很幸福，街上賣香煙的孩子，都很多是輟學來做買賣的，爲了彌補一點兒家庭的生計，爲了肚子，他們輟了學，可憐兒童不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嗎？朋友啊，你瞧這裡有賣一包賺十元十二元的孩子，也有吃一包數百元的美煙毫不在乎的先生，一樣是鈔票，一方變錢，一方變烟。

陸上汽車處處走，海上輪船東西開，空中飛機天天飛翔交通發達，買賣的方式也發達，延平路鐵路管理委員會前的人行道上，有一個外省兄弟，排着一大堆毛筆求售，買的多是一支兩支，多也不過五支，本省人顧客客如晨星，他嘆了一口氣對記者說「我們一共七個人。帶了一批毛筆到臺灣來，不料官廳機關買的有限，都不成數，一天賣了幾支，怎麼可維持住和吃呢？」他們的想法不錯，可是還差一點兒，沒把臺灣的情形打

上算盤去。

失業者

沒有了固定收入，當然更慘。

記者昨訪最近被遣散的新聞界某君，問他在失業中的生活近況，他說：被遣散已經半個月了，上月份的薪金早已化光，最近因沒有錢維持生活，只有向朋友借些作爲支持，可是杯水車薪，很難兼顧只好上午的時間也睡覺減絕早餐的食費，下午出去找職業：晚餐則訪朋友在朋友家裏「打遊擊」。他又說：失業以後天天找職業，天天等遣散費，但是這二個目的都沒有達到。如此演下去，我就不能不出賣書籍和衣服來暫且維持了。

囚

犯

定量的飯食幻想肉，太陽空氣受了限制一日復一日，不知今年是何年！

監內的犯人，生活已沒有自由可言，他們最大的自由只能動起空閒的手，用以抓著身體的瘙處，尤以目不識丁的囚犯，連看書消遣亦不可能，只好是終日抱愁，坐看四壁，痛苦而靜靜的生活着，他們吃的是固定份量的飯，有些時候家屬能給他送進一點零食，至外間沒有家屬或家屬貧窮的，只有幻想着魚肉而垂涎，任營養不足而消瘦了，在監中太陽與空氣雖然有的，但犯人不懂得不到日光浴。連呼吸也受了限制，這裡不是公館「滴滴涕」沒有跳入囚房，蚊蟲臭虫以及別的吮血小動物，偏愛在監內留戀與繁殖，實加深犯人不少的受罪，據一個初被拘入的犯人語記者：「在監獄中，一日有一年長，實在難受」，又據一個已被囚了二年餘的犯人說：「我已囚在這里二年多了，在憂鬱而痛苦的情形下過日，腦筋是消失去多了，現時甚至記不清今年是民國幾年」，繼謂：「我覺得被判無期徒刑者，遠不如死刑來的乾脆」。

光復後的物價

漲、漲、漲、

令人興「談虎色變」之感，這不能完全歸於通貨膨脹，「人心」的墜落，也應負責！——如果看在這份的「利得」上去用工夫，物價也就是這樣子漲起來的。

「菜補」，「粗紙」，商人在暗地裏做着買賣，

記不起是什麼時候，我在重慶看一齣「清明前後」的話劇，那是針對着當時的某些豪門，奸商等，因賤相操縱金鈔黑市的緣故，致使物價被引導走上坡路，影響工業走向衰敗與悽慘的一種嚴重諷刺，演到最緊張的一幕時，舞台上的一隻鸚鵡發出似乎是，「黃金！美鈔！」的叫啼聲，然後「人」便憤恨地對着鸚鵡道：「你這隻畜牲的，你也在嚷着『黃金，美鈔！』，這是一種怎樣的冷嘲？數年來黃金美鈔因為一直被投機商人據為主要的投機『寶貝』，被勒封為物價的先鋒，也好像是種不祥之物，或許是『官廳』禁止買賣的原故，臺北的商人『指那些暗中在做着金鈔買賣的』却不把黃金叫黃金，而改稱『菜補』，美鈔也不叫美鈔，而改稱『一級』或『粗紙』，變換名稱了，好像就不會犯『法』暗地裏一樣在做着買賣，左右着其他的物價，儘管你經濟警察一直繼續不斷的，在執行着經濟緊急措施方案。

前些時日，我所騎一架破舊腳踏車，鍊子折斷一只，扶去修理，工資為一百元，越日又斷了一只，再拿到同一家修理店去，修理工資要二百元，那個修理匠怕我怪起漲價來，加以解釋道：「這是公會規定的呀！現在黃金是什麼價錢？」他沒有把黃金改稱「菜補」，足見外行，不過拿它來比喻漲價，此中却大有文章，於是我深深地感到，也許是金鈔在作祟，臺北的物價也跟着內地一樣的比翼並高，上自金鈔飾物，鮮魚肥肉，下及修車費，破銅舊錫，臭糞，大抵都勢如破竹，漲！漲！漲！銳不可當。這也就令人不免談「虎」色變了

商人警告你：「下次的價錢，要比這次高」。

前些時日，我會讀到一篇短文，題名叫：「未來的漲價觀」，他說：「有一天到街上去買東西，因為錢不夠，回家湊足再去買，可是價目已經漲了，第二次回家再湊錢再去買時，不料價目又加了，來往時間不過二小時，但物價之漲，竟如斯神速，於是他便設想了幾個漲價例子：到理髮店去理髮，剛剪好髮，夥計告訴你說，公會通知加價，而修好臉，又要加上新價，到餐館去吃飯，第一碗是一個價，第二碗又是一個價，吃得慢些第三碗又漲了：。。」我們的希望是：這話永遠不會適用於臺北，反之實不能不叫人抱着「杞憂」了，然而，要是你上街想買一綵東西，因感太貴而不敢下手，臨走偶而說句：「怎麼賣到這樣貴？」有時賣貨人却會給你一個白眼，而且警告你道：「下次你來買，一定還要更貴。」我們如果走到地攤邊，或是商店裡，聽一聽售貨人，與顧客在討價還價時，常會聽到賣者，運用恐嚇性的心裡攻勢底推銷法，也好像是一種很善良的勸告：「還是買了吧，省得以後買貴」，迫使買者更有「買」的決心，物價也就是這樣子漲起來的。

其次我在我的朋友家，適見女傭買來一塊豬肉，被附上一大塊骨頭，當然這塊骨頭的重量，一樣算在肉的價錢上的，我的朋友問女傭道：「為什麼把骨頭亦給帶回來？不吃虧嗎？」，她嘆一下氣後答：「賣肉的說，現時豬肉每斤八百元，這又不是賣豬肝……還提出抗議」。於是我的朋友便找了一個結論：哦！我知道了，設使肉價漲得愈高，那末你所得到的配給骨頭勢必愈大，甚至連「天秤」都要靠不住，打開天窗說亮話，物價愈漲，道德愈有問題？

葱蒜數根
賣一公道
一至極。

要是我們上菜場去買菜時，如果一斤是七十元，買半斤就得付四十元，因為五元鈔已很少能見到它的芳蹤，也已經沒有什麼用了，四捨五入，這種算法實用不着去奇怪，要是你買二三十元的葱，蒜那麼買菜人有時會很慎重的，數數根數，才拿給你，可謂：

公道」至極，但據說在菜價低賤時，却不會有此現象，物價貴了，什麼東西也都被視為更可「貴」了，將來甚至連鬮鬮割落掉，都會覺得可惜，要把它收起來雜在豬糞裡出售。

公賣品流入黑市，推銷術語，已變為歷史名詞，

物價爲什麼會走上坡路？我們實不能全歸罪於通貨膨漲，「人心」的墜落，應負起重大的責任，今日的商場上，根本就很少不在「厚利」方面打算盤，賣出時一定要按成本加到自己認爲可以滿足了，然後脫手：「薄利傾銷」也者，已變爲歷史名詞，在臺北甚至很少能見到「夏季大減價，歡迎參觀，任君比較」一類的推銷術語的，又如本省的公賣局，在臺北所出產的啤酒配銷給臺北，公定批價每瓶只六百多元，規定零售商的零售價格，根本等於無用，六百多元的配銷出來的啤酒，被輾轉賣到酒家裡再賣出時，每瓶要一千六百餘元，此種破壞公賣價格的行爲，難道是公賣局所出產的供不應求的罪故而已？那些持公賣啤酒去賣黑市的，豈是理所當然？

數日前有一位福建省的參議員來臺北觀光，我問他有何感想？他說：「這裡的東西貴得很，除了土產」。拿法幣折合臺幣來計算，據說同是買一樣東西，在臺北買的與在廈門買的，所需的法幣相差甚遠，甚至要多過半倍。本來臺幣的政策，原是爲了維護本省，我們實在要飲水思源，自動檢肅自己，如果都看在過份的「利得」上去用工夫，物價也就是這樣在走向上坡路的。

從一架腳踏車失竊說起

環遊與犯罪是有極大的關連性的，一個人假如所處的環境不錯，他必不願作好犯科自蹈差網的。

竊案的破獲，每月在百起以上，但小偷還是無孔不入。

前幾天，閩臺日報的一位女記者，到省社會處去採訪，因為沒法把自用的腳踏車，隨身携進辦公室裏去保管，放在樓下的扶梯口寄存，一會兒翻頭回來時，車已不翼而飛，這位女記者，亦只有大呼「倒楣！」喪氣地跑回樓下扶梯口，有一「賊」，又是「粗心」地把腳踏車，放在以前失竊的原處，終像送魚飼貓般的，又落入那個狗偷鼠竊的手裡。

一架腳踏車失竊，在臺北原屬司空見慣的事，實用不着去驚奇，不過因為失竊的地點是在社會處，比較容易使人聯想到於社會的問題來而已。現在我們不妨率直地說：本省的各方面，雖然都很安定。惟獨小偷，却時常在蠢動，以致竊案叢生，連治安機關亦為之頭痛，無論本市的刑警，如何不分晝夜的，拚命去捕捉，亦迭有破獲。如上月份破獲竊案，即達一〇一件之多，計捕獲人犯六三名，可算成績堂堂，但竊賊仍然毫無畏懼，到處行竊，破壞社會安寧。

臺北的小偷（就是其他各地亦然），祇要能够行竊得手，並不管你是機關與官舍，亦無孔不入，事實上竊賊豈但敢去光顧社會處而已，就是法院，市政府門口，腳踏車照樣是被偷過的，某報的門前，數月來亦亦

竊走數架，其中二架還是外勤記者的，記得在不很久以前，報上不是登載過，省府魏主席公館的附屬宿舍，亦失竊嗎？這能怪小偷肉眼無珠？反正你沒有把他當場捕住，或是拿到了犯罪證據，他就沒有犯罪了。

多數小偷 皆是失業

由此可見，天下烏鴉一樣黑，什麼地方都有小偷，什麼人的東西都可能會被偷掉的，大家還是小心提防自己。然而在本市有很多的竊賊，却專門去偷取地下及空中水道管電話線，變壓器等交通器材，致使有些時候，水流中斷，電話失靈，影響之大，實屬令人可恨。實非予以澈底消滅不可。最近省警備司令部，為制止此種「賊」禍，特在各街角，張貼布告，警告賊盜：「窃交通器材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我們知道，環境與犯罪，是有極大的關連性的，一個人假如他所處的環境不錯，他必不願去作奸犯科，自蹈法網的，如果沒有給他一種恰巧的犯罪環境，那麼他的犯罪機會，亦必愈少。竊如本市的許多日式房屋，入門要脫鞋，以致引導一些少年穿鞋賊，到處去窺視宿舍，等你稍不留神，便把你「接收」而溜之大吉，又因為日式房屋玻璃窗門板等，大都像紙糊般的脆弱，使竊賊有隙可乘，亦為增加盜案發生的一大原因。據治安方面的調查，多數竊賊，皆為無業，是以生計困難，加之理智薄弱，良知蒙昧，因而挺而走險，淪為盜賊，久而久之，習慣自然，便成為常業慣盜，例如殺死許壽裳教授的兇手高萬車，就因為失業後行竊，偷竊三次獲遂後，膽子更大了起來，於是連船上的柴刀亦給偷走，終於演成了殺死許壽裳教授的慘劇，而至於最後被嚴正典刑，即屬一例。

本年度上半年，臺北市警察局所統計的竊盜案件如下：計發生七三六起，破獲五〇九次，捕獲犯人犯四三七名，（其他有警務處，及刑事警官大隊亦有直接受理偵查的不在其內），以上所述的發生次數，僅為警察局所知道的，其他亦有失竊者，而沒有依法提出失竊報告的，亦復不少：俱見竊賊瘋狂的一般。小偷的敵人刑

事先生，每因獲一線索，捕獲一個竊犯，因而連續破獲數案，因為一個常業慣盜，每有會盜竊數次甚至數十次才落網的。

少年竊盜，技術比大人聰明得多。

「物各有主，苟非我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這是我國固有的道德觀念，我們的祖先，對「其父攘羊，而子證之」的看法，認為並不會不孝，現時時代一切業已改觀，道德觀念也者，似乎已是「古」有的名詞了，風氣漸敗壞到不以偷盜為恥，在本市竟有時會發現了，竊黨組成的份子非常混雜，有父子共同行竊的，兄弟結伴偷物的，夫妻共同盜貨的等等，無不應有盡有，蔚為奇觀。前些時日，第二分局，捕獲的一個單身盜審明結果，竟是個女扮男裝的這能說不奇怪嗎？據說：現時的少年竊賊，其竊物的方法，比大人要技巧而聰明得多，大人還很少有組織什麼「竊黨」，而小孩却似比較有組織力的，三五成群，結為一黨，即我們在報上偶或看到的所謂「少年竊盜黨」，他們大都是集體行動，分工合作，偷得了東西，然後坐地分贓，公平交易。偷東西雖不道德，分贓却很講道德。

臺北監獄的囚犯，十之七八是竊盜。

由於竊案層出不窮，人犯累累，以致監獄有人滿之患，據統計臺北監獄的犯人中，十之七八為竊盜犯，負責司法當局對此種人犯的處置，頗感受困難，所以在去年全國司法行政會議時，曾建議在省設一大規模外役監，俾疏散人犯，並期收得減少犯罪的效果案，經獲通過，聞正在籌劃舉辦，此項建議的主要理由是：「一般竊犯向被處刑過輕，所以罰不重則禁不止，主張嗣後對竊盜犯以較重之刑，使其不敢輕於試法，並可養成人民節儉與刻苦的精神，但這個辦法要推行下去，初期監獄人犯，必更擁擠，須求有以疏散之道，如果設一大規模的外役監，移犯人去墾荒，或耕種荒地，最為得策」，這是治標的，是基於法規觀點而言，我們要治標也要治本，要制

止竊案的發生，主要的還是民生問題，民生困苦，就所謂「無生產則無不爲」，所以我們第一要使人人有工做，有生產，有飯吃，亦即所謂「衣食足，然後知榮辱」，這才是真正的治本辦法。上面說過：在社會處失竊一架腳踏車，不足算爲奇怪，惟如何可以正本清源的，切實而有效地制止竊案的發生。使社會秩序走向正軌與安寧，這才是當前的主要問題，我們期望着放在社會處的東西不會失竊，放在社會的任何那一個角落裡都不會失竊，社會永遠是安寧的。





缺乏榮養，但他們的臉上，已沒有犯罪的痕跡。

你，誰也不敢認定他們是犯過罪的所謂「不良少年」「流氓兒童」「小乞丐」等的，他們的臉上一點也沒有犯罪的痕跡，最多也不過是因缺乏營養，險部略流露出青黃與瘦骨，沒有像公館裡的那些高貴，老闆的「小少爺」的那麼白胖而已，然而他們同樣是下一代的有希望的國民呀！

一會兒一個着全副警裝的瘦削的警官跑出來了，他就是遊民習藝所的官建鐵所長。我們彼此說了幾句愉快的寒暄後，便即言歸正傳「最近我們正是奉核准中，準備把遊民習藝所將「遊民」二字換以「少年」把它稱為「臺北市警察局少年習藝所」，因為這裡所收容的五十餘個遊民中，佔三分之二以上是十餘歲的少年的，而且最高年齡也只有二十餘歲而已，我們不能把兒童視為遊民，因為兒童到底是站在被改造的地位的」官所長一點也沒「官」氣的，笑容滿面解釋着，其所以要把名稱改的理由，末了加重一句說：「把它叫少年習藝所，是比較有積極性的意義的」語意深長。

習藝所是他們的學校，兒童犯罪應是大人之恥。

之後，他又說：雖然本所收容的兒童，大都是有犯罪行為而被捕送來的，但我們決不能把他們視為囚犯，因為兒童犯罪，應是大人之恥，社會應該負責，質直言之兒童是缺乏犯罪的天賦能力的。

遊民習藝不是監獄，是學校，我們應當做他們的老師，是工廠我們應當做他們的技師，是教堂我們應當做他們的牧師是醫院我們應當做他們的醫師，是家庭我們應當做他們的家長，因此我們只認定他們是藝徒，學生或是自己的子弟。但我們認為最缺憾的，是經費短欠，設備太差，公家發給他們的主副食，每天只有米十

三兩，毫幣一百元，飯菜平均配給，年紀少的可以勉強，年紀較大者，難免要食而不得其飽，有的進來未久。便開小車走了，所以現在留在這兒的，都是具過保的……」

習藝所現時分做三個習藝部門，即樂隊，藤工，洗染。其中洗染一門，尚在籌備設立中，樂隊已訓練得有相當成績，十餘個小孩插着兩個較大年紀的，經兩個月來，不斷認真學習的結果，他們已能吹出了「國歌」「國旗歌」「迎送曲」「進行曲」，而且最近又要學吹其他的了，他們曾經特地将學會了的歌，吹奏給我所，吹得是那麼做揚而樂耳，使人不禁喝彩了起來，他們依照個人的興趣，適合自己的體力的，分別學着「佛蘭利梯」，「巴里東」，「國必林」，「大鼓」等樂器，而這些將是未來的飯碗，他們現在學吹的樂聲，也就是飯碗的呼聲！

我在辦公廳向官所長辭出後，由另一個警官陪同，再進入另一道門去參觀他們的宿舍，室內只有幾架運床，床上鋪了一層席子，每一個床位放下兩條破舊的軍毯，排列的相當整齊，有如軍事管理般頗有次序，再登上一層樓，便是他們習藤工的工場，這時，適在工作着的十餘個小孩們，正拿着小刀，破藤，修剔，織編分別在忙着，他們已做好了許多菜籃，箱椅，小椅子等的成品，而且每件都做得很不錯。

那時我被捕，你不是問過我爲什麼要做扒手嗎？

「嘿！你怎麼不把臉和手洗乾淨啦」，我又問：

「小孩子你在這裡做工覺得習慣嗎？我問了一位約摸是十四歲上下的小孩。『習慣到是習慣的，不過飯有點吃不飽，禮拜天又不放假，反正，我們有了保，也不敢想逃：』他天真的昂起頭來笑着答道，臉部的表情略帶些憂鬱。」

「天亮起來，就要下操，上課，學國語，算術，沒有時間洗，而且裡面又沒澡塘，也沒有肥皂」他答完後，反問我道：「嘿！你是不是新聞記者，我在警察局看過你的，那時我被捕，你不是問過我爲什麼要做扒

手嗎！

時鐘已指着下午二時，我辭出歸來，雨已晴止，在歸途中，我的腦裡，不禁浮起了這一群擯棄在家庭以外的少年的影子，在今日很多犯罪的種類中，最使人寒心的，便是少年犯罪的增加，有人說：這是時代的進步，二十世紀末的少年竟同成年一樣的擔負着社會的壓迫，其實這真是對社會的一種莫大的諷刺呢！

◎ 臺北的道路 ◎

臺北的道路，長達三二四、七四三公尺，面積一、七九六、九八四平方公尺，內石子路長二六一、〇二〇公尺，面積一、九五八、八四一平方公尺，柏油路長五三八、四五四公尺，面積一三、五二六平方公尺，混凝土路長三、六八〇公尺，面積一三、五二六方公尺，戰時被炸毀及失修的柏油路有十餘萬平方公尺，光復後經過三年來的重建，這些失修及損毀的柏油路已收復三分之二強，尚餘三分之一弱，亦正在計劃收復了。

夏之街頭

四二

—— 每天當光耀送走黑暗的時候，市空泛濛着陽光，滿街即湧着無數戴竹笠，大甲帽或撑着陽傘的男女，各各的生活奔馳着。應着水菓，應有盡有，吃水花樣特多。

許多職業婦女，在熱日的天氣裏，勞動不讓鬚眉。

臺灣是一個常夏之島，春天剛來到，氣候就有點夏的意味，熱烘烘的，中秋快降臨，還是火傘高張，暑氣未退，這個「寶島」，好在四邊皆靠海，時有海風可資送爽，但熱浪總是使人感受熱鬧與蒸鬱，尤其臺北，樓房叢列，人煙

稠密，滿空的熱浪，加上了騰騰的「人氣」，更使人感到如煎火般的，苦受煎熬。

在這個炎熱的長夏裡，臺北街頭仍然充滿着活躍與勞動，人們並沒有因畏懼烈日，而陷於姑息與倦態，每天當晨光把所有的暗影與濛濛送走，曙色升起，市空泛濛着紅光的時候，滿街即湧現着無數戴竹笠，大甲帽，或撑着陽傘的男男女女，穿來走去，各各的生活奔走着，真正的勞動者，是不怕沐浴在暑陽下勞動的，他們除非是確已疲勞過甚，才會在街傍的樓店倒影，或樹蔭底下，乘涼休息一下子後，即繼續他們所應做的事，很多職業婦女們，在熱天裡的勞動，不讓鬚眉，她們大都穿着輕薄的衣裳，儘管汗珠兒已洗清了塗在臉上所有的脂粉，還是不斷在暑陽下勞動着，她們亦一如男子般騎着腳踏車，或是跨大步伐，向着工作的目標前進，這是內地的都市所不及的地方，也就是臺北的一種特色。暑天的街頭景象，給我們的感覺是：暑陽僅僅是反映出了人們的吃苦精神，沒有阻止了人們的工作努力。

臺北的暑天似乎比內地的各大城市為熱，但在暑天裡所能得到的「吃」的享受，應居全國第一，許多具

有消暑解渴的菓類，俱皆隨着夏天出產，應着上市，如西瓜，鳳梨，甘蔗，柚子，香蕉，桂圓，甜瓜，梨子，柿子，桃子……不下數十種，青菜攤充塞了夏之街頭，滿目琳瑯，雖然樣樣都不很便宜，但總算有錢不會買不到，難怪住在內地的人每會說：「到臺灣吃水菓去」。

到處可以見到
賣枝仔冰的小
孩們的影子

冬天在臺北市是見不到冰和雪的，但到了夏天，許多冰工廠，為適應季節的需要，却拚力在製冰，我們於見到賣冰人，把冰塊放於機器上磨削出來的冰花，亦宛如如雪；如果你在這個熱天裡環島去走過一周，你會發覺到處都可見到賣冰的，臺灣好像是個「冰島」。記得我在重慶時有一年的夏季，室內的溫度，已突破九十以上了，官方說是爲了夏季衛生，一直還在執行着「禁冰」令，但那時分明還是有許多冰商，在偷製暗賣，足見冰與夏是分不開的，什麼衛生與不衛生，當人們在口乾時總想吃些冰來爽快身子，在本市（本省皆然）吃冰的花樣很多，什麼清水，八菜水，紅豆水，米節水，粉條水，草凍水，這些在內地都是看不到的，其中最普遍的還是枝仔冰，不論是白天或晚上，在街頭巷尾的各個角落裏，我們都能見到賣枝仔冰的小孩的影跡。

仙草愛玉錦
蛇湯消暑
解渴花樣多

在本省的夏天除了冰的盛行而外，其他應時的所謂消暑解渴，生津的飲料湯之類，花樣尤多，什麼粵省雅茶，錦蛇湯，地骨露，六一散，冬密水，菊花茶，檸檬，愛玉，仙草等等，何止數十餘種？街頭巷尾，到處都有這種賣飲料湯的小販，叫賣之聲，不絕於耳，即以本市郊外的樹蔭下，亦不乏有他們的影跡，可見其銷路的一斑。

是夜裡的時候了，夏的夜市益發呈顯着熱鬧之象，街上車水馬龍，到處的收音機在發播着歌聲，戲院在擁擠，酒家有人滿之患，妓院，藝旦間，小茶室，人團滾滾，圓圓，龍山寺更是人擠人，密密的電光，照耀得如同白晝，整個臺北，沉入在熱鬧的氣氛中，如果你這時在延平路或在城內擠，漫步一番，你會彷彿置身上

海，要是你沒有在人叢中，看到參雜着一些衣裳襤褸的，伸手要錢的化子，你那裏得知道這個興盛而美麗的城市裏，亦雜有窮相。

淡水河邊 渡月人
高歌合唱「夜上海」

自黃昏直至更深人靜，尤其是在月明如水的夏夜，公園裏，淡水河畔，人如織，紅男綠女，手挽手的，並排走動，或席地而坐，耳鬢斯摩，情話咄咄，有的是那樣子快樂得索性狂笑了起來，好不有趣，一些賣枝仔水的，似乎不當事的，亦乘機跑去兜攬生意，徘徊於他（她）們前後左右之間，我們如果於這時亦跑到那兒去漫步，時會聽到了「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一個不夜城……」或是「夜深沉，我停了針繡，和小姐閒談心……」類女低音，或男女合唱的醉人的歌聲，在這個時候，他（她）們甚至忘記了「愁」字要怎樣寫，但這是人最起碼的快樂表徵。

在今年這個炎熱的長夏裏，由於物價的一日三跳，困苦的人們底心境，恰似烈日的暴曬一樣的焦燥，日來從南京傳來的改革幣制的佳音後，物價即見墜定，正似昨日的一陣雨後，天氣頓變為涼爽了起來，人的心境舒適而涼爽得多了。

在旅社裏

房荒嚴重的臺北，使這裏常鬧客滿，多數的房間，已被長期客人住下了。晚來的旅客安插困難，和外省所不同的，是房租的計算法，女茶房，摺摺米，和着出入門庭的「捉龍」人。

「日式」旅社，
進門脫鞋。

一個出門人，免不了是要住於旅社裡的，所以旅社也是出門人的臨時家庭，臺灣的旅社，到處都有，只要是位於交通要點的，我們幾乎都可見到旅社的招牌，在臺北尤為普遍。單在市區內，大小旅社約近百家，大體說起來，設在城內的與大稻埕一帶的旅社都比較上等，在蘆柵一帶的次之，而在建成區後車站一帶的又次之。

旅社的型式，約可分為「中式」與「日式」，中式亦一如內地的旅社般，設置無不和內地大同小異，至於「日式」所不同的地方，就是房間裡鋪設「榻榻米」入門要脫鞋，這在內地新到的旅客，實會感覺有點不習慣。

十七八歲的小姑娘，
代替着茶房，態
度輕盈而敏捷。

臺北的旅社（就是臺灣全省莫不皆然），頗講究清潔，我們可會隨時見到女侍在揩地板，「榻榻米」。回憶以前我在川滇黔等地奔跑時，每因為住於旅社裡而睡不着覺，弄得身體疲勞不堪而倒覆下去，尤以住於所謂「鷄鳴早看天」的小客棧裏，常要遇到臭虫的光顧，好夢睡不成，才算作孽！但在臺灣却小有此種現象。

本省旅社，有一件最特色的地方，是普遍都設有女侍，這代替着內地各省所稱的「茶房」，女侍大都

是十七八歲的小姑娘，態度溫和，做事輕盈而敏捷，招待都能使得旅客的滿意，假定我們是住過陝西大寨韓城或山西臨汾，汾城等地的驛馬大酒店兼旅社的旅社，有時連夜裡的洗腳水，都帶自己去設法。在臺灣都會如此，不論你是住在那一家旅社，客館（客棧），非但洗澡水不會發生問題，就是夜間睡覺時，女侍還把你的被帳褥被弄得好好的，而且你對於女侍有何差遣，總是一呼百諾，比之上述晉陝等地的旅棧的確實有天壤之別。

天下烏鴉一般黑，一些唱京戲，小調，以及算命先生，經常都會跑進旅社去兜攬生意，內地各大城市此，臺北亦同，不過本省却多出一種按摩人，名曰捉龍的，常出入於旅社的門庭。

計算房租，是加入加錢，和住客有約法三章。

旅社租金的計算法，臺灣與內地稍為不同，在內地假定一號房間是金圓三，那要加住一二人，最多是加收金圓五分，但臺北則不然，如果某號房間定價臺幣三千元，那要加宿一人，就得加付房金一半（共三千元），若是加宿二人就得加付房金一倍（共四千元），再增加人數的類推，小賬。在光復之初，原是沒有這回事，但現在小賬加二，已是公公然然征收了。

廁所裡有許多人的打油詩，到處有「廁所文學」的出現，臺北旅社裡，還會發見有些客人，儘在牆上亂塗什麼「一日難家一日深，好似孤雁宿寒林」啦，什麼「路傍野花香莫採，家花要比野花香」啦……這些大概可以稱之為「旅社文學」，在臺北的旅社中，亦隨時能看得到，尤其是在小旅社裡。每家旅社在「客須知」裡，都會約法三章，不許用妓伴宿，不得賭博，不得呼喊，喧嘩，不得……，至於實際的情形，

水缸能裝多少，都不難明白。

客滿！
客滿！

目前臺北的旅社，幾乎經常客滿，一號房間也抽不出空。因為多數房間是長租客人住下了，甚至有些老闆，接到了名人介紹居住的名片後，依然還是愛莫能助沒有辦法安插。

據說：臺北的旅社，在「八，一九」以前，計有一百三十五家，其後因經營困苦而廢業者頗多，現時全市實際上開門者，恐不上百家。



酒家與女侍

四八

這酒是「美人」爲，帶着太太或女友，去看那「陪酒」的一幕，有點不方便。何以酒家會走紅運，因爲「酒」之魅力大，憑它可與「賭博」結爲生死兄弟，可以……

無論物價怎樣漲，酒家裏依然是天天座滿。

內地的都市，雖然亦有設女侍（女招待）的酒家，但事實它就是餐館，在營業上都很單純，她們的工作，是擦桌椅，端酒菜，清賬單等，並不是專給顧客「陪酒」的，因此無論男男女女，都可以一同進去開懷暢飲，女侍給你的招待，也都一律平等，但本省的酒家則不然，顧客清一色是男的，帶着太太或女友，去看那一種「陪酒」戲的動作和情調，委實有點不大方便。

然而女顧客雖不願進酒家，酒家與女人却是不開的，我們在臺北常可看到，某一新開設的酒家，在未開張之前，必定聲先在門前張貼「募集女侍應生」一類的廣告，道報名已足，然後像選「宮娥」一樣的選定了一批，使酒家裡成爲「美人」巢，這種顧客才會如螞蟻見糖般的紛至沓來，否則，就是擇吉開張，亦難保不會門前冷落車馬稀的。

光復之後，本市的酒家一直在走紅運，無論物價漲到了怎樣的程度，酒家裏依然天天座無虛席，而且物價愈漲，它的生意愈欣欣向榮，因爲物價愈波動，那些靠着「物價」發財的「發財」先生們，亦就愈形發財，更有上酒家的機會了，在光復之初，那時物價很便宜，臺北的酒家，不過只有三十多家，女侍亦只有數百人而已，現在物價漲高了，臺北的酒家大約增加二倍，幹女侍「職業」的，爲數已增至近二千人，這不是一個很好的證明嗎？我們如果好細加以注意一下，今天晚上停在某一酒家門前的小汽車，每每就是前幾天

，亦來停過的，也許明後天，還會開來，這亦就是所謂「老主顧」，來者都是平常有資格上酒家的人。因為一個向來不曾進過酒家的窮苦者流，實很難得忽然地就變為「豪富」或「顯貴」，而得進酒家裏，嘗嘗「宮中」的景物的，除了有錢的人而外，那些拿着固定薪水階級，或赤貧之輩，只好是偷在酒家的窗外觀看別人「乾杯」。

銷金窟，迷魂場，
，但也可以變厲
氣為和祥。

有人說：酒家裏也和舞場一般的，是銷金窟迷魂場……甚至有的簡直就是變相的賣淫場所，但酒家亦不是純然是個壞地方，給人的好處，亦復不少，譬如：達到你的朋友要與你分離了，覺得有給他能行的必要，那末假酒家作「長亭」，高唱離歌，到是別有一番滋味，再說：你覺得須要與朋友連絡感情，或在苦悶的時候，想借酒澆愁；那麼上酒家，亦未始不是一個理想的地方，我們知道，如果甲與乙發生打架，或起其他的爭執，因而結為仇怨，為避免「對簿公庭」，自然就有一些「法外人士」，出為仲連，在一種仇可解而不可結的前提下，兩家又要言歸於好了，於是甲乙兩方較不對的一方，就在酒家裏請客，向另一方賠「失禮」，這麼以來，便可以化干戈為玉帛，變厲氣為祥和，重修舊好。

在杯盤交錯的
狂歡下，原來
科裏也是人。

假如你在吃官司，或是要給正在吃官司的你的仇人，落水下石，認為有躊躇腳步的必要，就請一些長官或要員之類上酒家，於是驕驕交錯，賓主盡歡，杯中物立起了迅速經驗，很可能會得到「不要緊的，你的事我一定幫忙……」，够使你滿意的安慰語，能令你深深地感到「酒」的魔力真大，可以戰勝「官司」，可以藉它戰勝與你敵對的對方，可以藉它和某些「顯貴」結為生死兄弟……。

說得正經些，酒家是一個娛樂場所，什麼都可以進去娛樂，其次，本市的某一名流，與他的兒子一同上

酒家，父親在和女侍打開心，兒子也和另一個女侍調趣，父子同樂，融和一堂，毫無拘束，正如我們在四川聽到的那句「老子」的口頭禪，因為「老子」是當地土語「我」的意思，父親可以稱老子，兒子又何嘗不可以稱老子。但要是一個向被他的部屬或民衆所尊敬的「科長」一類的「官」，同他的部屬或民衆共上酒家在那種酒與女人的交相狂歡下，有時「科長」的尊嚴，便會原來如此的現露出來，會令人覺得原來科長也「人」。

她們回到家裏時，
照樣也像「太太」
「小姐」般的享受

說也奇怪，有些平常很吝嗇的，甚至送十元給叫化子都不肯的有錢人，一進酒家裏，却會出乎人的意料外的，調氣了起來，一席十幾萬金滿不在乎，儘「配齊」的女侍已圍滿了一大堆，還要外叫幾個稱心的女侍，前來參予熱鬧。雖然每一人的小彩，要二千元至五千之間，這給予女侍實有不少好處，那些窮戶人家的女子其所以肯當女，也就是爲了這原因吧！最近若干「上海小姐」，也聞風長征臺北，還不是爲了每月的收入最低有毫幣多少元嗎？有些女侍經不起燈紅酒綠的陶醉，和着臺幣的吸引，而走向更深一層的火坑，豈非也是毫幣的罪惡。有的女侍，打扮得有如「嫦娥」的模樣，在酒家裏却看不出什麼架子，很殷勤而馴服地與顧客陪酒，人服務的精神，委實很不錯，但你千萬不要小看她們，她的家裡有的還是照樣雇有女傭或老媽的，當她回家時，仍不失爲「太太」或「小姐」的作風與享受，照樣可以呼遣別人，爲了生活而當女侍，爲了生活的需要，而雇用女傭老媽，亦屬人情之常。

臺北的酒家愈來愈多，可見這個都市日漸繁榮，但我們也希望着，臺北的工廠也和酒家一樣的日漸增加起來，才是本行真正的繁榮。

藝 旦 間

「藝旦間」其實也就是賣馬，不過是名稱不同而已，所謂滑稽雜曲，陪客侑酒，賣笑不賣身，這也許是過去的習慣。

江山樓一帶，是她們集結的所在，每於華灯初上，敲唱聲，和着啾啾唧唧的聲音，響徹街衢。爲了生活，設使被抓去處罰拘留三五天，她們還是不怕！

她們反對在她們的門牆上貼一個「丙」字

在不久以前，有一個時間，臺北一百廿九名的藝旦，曾經聯名推選了三個代表，具呈向市警局提出抗議，她們的要求，是希望撤除了她們的「丙種登記」（係指特種戶口）理由說：「藝旦在本省，已有數十年歷史，向來是清歌雅曲陪客侑酒，本來就賣笑不賣身，這既成的習慣，要一時將它消滅，絕對是不可能的，如果要將藝旦和私娼，列在一起，這是有意逼使藝旦墮落」。她們抗議得相當緊張，但市警局却對記者解釋說：「禁娼是國家的法令，在現社會裡，私娼根本就不能存在，現在藝旦家的門牆上貼張「丙」字的標誌，以至於要她們登記，都不過是一種給人易於辨識而已，並不是叫她們登記之後就可以隨便接受客人度夜的」。

這一解釋發表後，管制藝旦，警局也會費了一番的苦心，而藝旦們的生活，却特別的神秘起來了，雖然數曲師還是和往日一樣，照舊背着絃管樂器，在藝旦家穿進穿出，從下午三四點鐘起，江山樓一帶，管絃歌唱，啾啾唧唧的聲音，響徹街衢。

臉黃肌瘦，却打
扮得如花似玉

幹這一行的藝旦說：「要培養一個合格的藝旦，真不容易啊！一要生得俏，二要人靈巧，三要性情好。學曲是錦上添花的，哼一齣不三不四的北曲，反不如唱了幾句「賣酒釀」一類的歌。客人到了這裏來，要不是找點新鮮的趣味，要不是出手動脚的胡來一下，正正經經來聽唱曲的，呸！他們早到戲院裡看京戲去了，誰肯花了幾萬塊錢的代價，在藝旦間坐着受罪呢？」真是吃這行的靠這行。花金啊，美玉啊，鴛鴦燕燕，在白天是殭屍走肉，臉黃肌瘦的。但一到華燈初上，便打扮得如花似玉，夜裡和白天，在她們澈底是兩個不同的世界。

客人一踏上扶
梯，老板就
排出一付笑臉

「客人來了！」在她們用茫然的別別跳動的心情，她們靜聽着踏在樓梯板子的腳步的聲音，濶客嗎？狹窄鬼嗎？熟人嗎？生客新來的嗎？客人纔上一半的扶梯，還沒有見面，她們早像流電傳到的一樣，馬上感覺了，老板娘先就排出一付笑臉，舉凡是對於自己在心裡越懼，越氣，越惱，越不滿意的客人，這笑臉却排得越像個笑樣。每家藝旦間，少不了有兩套沙發椅，沒有床，是表示清白的意思。客人坐坐聊天的，固然是不少，要酒要菜的，也很便利，她們固定的菜館，馬上隨喊就隨來，在客人醉和飽樂而忘形的時候，藝旦陪酒的代價，每各三千至五千，而開出來的菜單，正足以令個初出茅廬的小子，咋掉了舌頭，可是她們收入和支出，也有不能平衡之處的，這就是她們的苦衷。——她們最難應付的是「查夜」問題，家裡沒有客人在，「查夜」的當然不上門，有客人好了，他們站在房門口，大聲嚷道：「半夜三更，還許你們大呼小叫嗎？成什麼樣子！散！散！都回去！」這是最最尷尬的場面，這時，老板娘的笑臉當然是不生效力，生意就不無影響。那一個客人願意花大錢來受恐懼，後來藝旦們都學得乖了，——「拜土地公啊！」——「請請客。在藝旦圈中，都認為名字沒有登記在「丙」種之內的，就引為光榮，因為這有許多的好處，省得麻煩可不提，表示貨色新鮮，是給客人以最美妙的感覺。

，所以警察就要常常抓到幾個沒有登記的私娼，甚至罰到扣留三五天，還是不怕。

她們是賣笑
不賣身嗎？

她們在客人面前，最講面子，最怕警察，但她們橫說是賣笑不賣身，却是絕對的騙人，如果依照八、一九限價來說：她們夜度的代價，是每夜八千元。



小茶室

五〇

小茶室也宛若小酒家般的，不但賣茶也賣酒，以女侍應生爲號召，顧客如雲。老板利用社會的影相與矛盾，他們顧不了指責和犯罪，聰明地玩弄着新花樣的生意經。有笑聲，也有哭聲，這裡是樂園，還是苦海？

雇來窮戶少女 巧弄着「生活」

臺北也有很多的茶室，但其中好壞不一，大體說來，可以分爲兩種：一種是指有些藝術的裝璜，優美的設備，合於衛生條件，而且純屬正當營業，經常擁有一些高尚的顧客，如咖啡茶室等。至於那些佈置十分粗劣，設備很爲簡陋，衛生條件皆差，利用女侍生爲號召，以經營小茶室爲名，採賍淫之實，此種小茶室亦可以說是變相的賍淫場所，如龍山寺口的小茶室等。

由於物價與日俱漲，迫得更多人走向窮途，一些沒有辦法生活的人們，爲了還是要生活下去，似乎是不擇手段的，利用社會的窮相和矛盾，顧不了什麼指責與非議，甚至犯罪。他們竟是聰明般的巧弄「生活」，如那些茶室的老板，異想天開，租用一二小間破落的房屋，或是臨時架設一小座草棚，再備些棹椅茶具一類的簡單設備，請領一張營業許可證，然後雇用幾個窮戶少女，來作爲營業的張本，便算大功告成，「生活」就有着落了。

本來這種不三不四的茶室，誰肯走進去光顧呢？因爲裡面有女侍生，於是很多人便如像螞蟻見餅乾的。

絡繹而來了，不能隱瞞的，很多顧客因為醉翁之意不在「茶」，當然是以嗜好那最可憐的女侍為對象，不論你是不是是一個良家女，在那些顧客面前，爲了要小賬，爲了要生活，便不得不很馴服和懇懇地，來向他們苦笑，嬌媚和奉迎，甚至任憑其擁抱與玩弄。

她們的純潔，會很快就被剝奪的。

例如前些時候，龍山寺口的某茶室，有一個女侍叫美芳，年方十六歲，剛從鄉下跑來該茶室服務，爲時僅有數天，她的心境還是很純潔的，然而當她在「陪茶」的時候，少女所獨具的體態和姿容，被一個野心的顧客看中了，那個顧客便設法用酒把她灌醉，然後把她騙至龍山旅社，到了第二天，她發覺了她的貞操被竊走了，她來的那個顧客也不知何處去了，她只好含淚自掏腰包付房錢，然後沮喪地回去。這件事後來被她的母親知道了，但是她母親亦只有跑來龍山旅社大哭一場而已，有什麼辦法呢？誰知道這一類的事真不知有許多。

據最可靠方面的統計，臺北的小茶室，包括未領有營業執照，現在已在先行開張的，在五六十家以上，每室雇有女侍數人至十人不等，合共在此種茶室當女侍的，約有三四百人之多，她們中年齡最少者爲十五歲，最大的爲廿歲多數俱是很純潔的鄉下姑娘，可是進了茶室來，父母所賦予的純潔，便會很快的被剝奪與毀滅的，因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有些小茶室，事實上也就是小酒家，在它的門前，雖然掛着某某茶室的招牌，但在招牌的底下或傍邊，却加寫着「各種名酒」，「西漢料理」……一類令人注目的廣告，假如你走進裏面去時，女侍生必近前來問你：「先生是吃料理呢，還是吃茶」？如果你是宴吃酒，亦宛如上酒家一樣的，女侍一定會來給你陪酒，和你猜拳，說笑，甚至擁抱，直至吃飽或醉，要歸去了，她們還曾送你到門口，或者還會笑向你道：「請常常來坐」。

單靠客人的小賬，
怎够裝飾自己，贖
養父母弟妹呢？

顧客入門，如只要吃茶或吃冰，他們除了依照你所指定要吃的端給你外，同時還會給你端來一盤或一盤以上的瓜子及糕餅等，女侍隨即亦跑來坐在你身邊，陪着你談天說地，恰如北方入妓院所謂「端盤子」一樣。招待是頗為到的，儘管顧客是怎樣裝瘋作癩，胡來一套，她們一點也不敢對之「失禮」。設使她們是感到不高興時，亦是埋伏在自己的心頭，直至極難受到無可奈何的時候，亦只有用眼淚來排解內心的氣憤與恨怨，據說，在這裏隨時都可以聽到笑聲，但隨時也可以聽到哭聲，當她們被顧客侮辱到哭出聲時，必然還要被老板娘訓一頓：「你一定對「客人」失禮了」。

據一位女侍說：「我們在茶室裏是沒有薪水的，吃飯亦是自己的，不過，我們陪一次茶或酒，規定由人給小賬一千元，一天可以賺五六千元呢」。賺這一點錢，豈能够吃飯，買衣服裝飾品，還要擔養父母弟？正因為她們收入不够開出，在殘酷老板的慫恿下安能不陪客而走向墮落。

艷艷艷

這是社會黑暗的一面，在都市的另一角，你可能嗅到像死屍拋在垃圾堆裏的強烈的臭味。生活在這殘酷的火坑中淚是流不盡的，苦是說不完的。但是誰能同情她們呢？

爲了吃飯，用
眼淚洗滌脂粉
的光華。

妓寮是一種商業性的賣淫場所，是製造花柳病的機構，更是下流社會的發跡地……這是大家所公認的事實。然而，在公娼制度廢止的本省，臺北的暗娼館，却依舊到處林立。儘管你社會的攻擊和譴責，爲了吃飯，爲了要活着，多少可憐的女人，還是顧不了墮落與恥辱，幹着這一行違背心願的不名譽的神女生涯，將父母賦予的寶貴的身體，一任那些瘋狂的男子們予取與摧殘，用眼淚來洗滌脂粉，以換得「飯」的代價。

有明叮四丁目，挨近淡水河邊，也就是芳明館的背面，一棟鴨籠般的矮屋。裡面漆掃着數條灣灣曲曲的狹窄的小巷，巷子裡充塞着碎石，黑泥，垃圾，和污穢。人一走進斯境，一種似乎是經常捲旋在空氣中的腥臭味兒，立刻便會向你的嗅覺激烈沖襲，能使你感到一種莫名的難堪。可是，這一塊地域，却是有名的艷艷密密的聚集地，此中擁有屬於下等方面的娼家，約摸有五六十戶，神女在數百以上，是一個別有天地人間黑暗面底縮影。

那不自然的笑
容中，含蓄着
深沉的悲意。

當太陽西下，華燈初上，照例這裡的人影便活躍了起來，那些裝裝若嫵媚的可憐蟲們，便鼓起那不自然的笑容，擬立門前，眼珠兒在閃射着，準備迎接那些瘋狂的願隨人。但是，那些前來尋花問柳的，快樂忘形，誰又會注意到那些可憐蟲們的笑容裡，是含蓄着深沉的悲哀呢？

生活在這個殘酷的火坑中底她們，是不能享受一如普通的人們。所謂「三八」制的工作制度的，她們沒有接客時，就是歇下，表面上似乎是在休息，然而，無論白天夜裡，她們停歇的時間，事實上也就是等候顧客光顧的時間，除非徵得了老鴇的特殊許可後，她們才能够上街去溜覽溜覽，或看看歌仔戲。但這種特有的機會，却是很少的，她們惟一的享受，就是白天上午或者可以安靜地睡一次長覺，可以將枯竭無力的疲瘁底身子歇氣一下，因為在這個時候，通常是較少有顧客的。

老太婆替姑娘「放港」，拉拉扭扭，糾纏不休。

一個月以前，我就想去訪問一次這個屬於下層社會的妓寮，可是都沒有充裕的時間，一直到了前天，始獲實現，偕同另一位同業並特地邀請第二分局的一位刑事先生作陪，當我們走到了一個小地名叫葵寮厝時，刑事便停住告訴了我們一樣轉灣抹角進入那一道門，並說：「我不能進去，因為她們會怕我是來捕她的……」。之後，他先走開了，我們向着幽澹淡水河的那條圍牆邊巷再走去，遠遠的看到了一個老婆在對着一個男子拉拉撕撕的，糾纏不休。據說那個老婆婆就是「放港」的，替姑娘拉生意，在這塊地域幹着「放港」這一行的，不止是老婆婆，還有小女孩子總計有二二十人之多。

短褲兒，白汗衫，坦胸露體的。

走上巷子，一個年紀約摸是双十上的女子，穿着高高的木屐子，短褲兒，白汗衫，坦胸露體的，臉上是塗着那麼多的脂粉，却掩不住青黃的慘態，故裝笑迷迷的。走近了我們的身邊，低聲地說了一連串的日本話，及發覺着我們聽不懂了，再以豪語揮着一半句不很自然的國語說道：「請進來坐，有新來的姑娘，比我更好看啦」。她一點也不害羞的，懷着懇切而堅決的意思好像不把我們拉進去不休的。

「小姐，如果我們不是顧客，你也願意和我們說幾句話嗎？」我用一種客氣的態度輕輕地問。

「有什麼不願意呢？只有人家會瞧不起我們，我們敢瞧不起誰呢？」她笑着說，又用着一副似乎是慣常墜淚的紅眼睛，奇怪般的朝着我們出神。我們上了一道短石梯，再進入一個矮門，到應接室坐下，室內除了一些佛像一類的掛圖，一塊方棹子幾塊椅子的陳列外，別無其他的佈置。因為房子既窄，空氣光線都缺；全室充滿了黑暗與蒸鬱，人在斯境，就宛如進什麼陰國地穴，不禁有點毛骨悚然。

鴉母說：「到房
間裏去談吧？」

她領了我們進屋後，木然的立在我們的斜對面，一個年約四十開外的鴉母，跟即亦跑了出來，笑微微的招呼着我們。這免說，誰也知道她是要來幫忙拉攏生意的，當記者要問明這個小姑娘的身世時，那個鴉母便急截住道：「你們要到房間裡去談吧？」是的，無論來者是什麼男客，只要有錢，鴉母是不會放鬆這個客人的。傻傻的她看到了我們是別有來意的，便用一臉冷酷的表情，默然不語，宛若要監視那個姑娘說話似的，不肯走開。

我也知道應當
嫁給人，但談
何容易。

記者終於問了那個姑娘，像你們這樣的年紀，難道嫁一個丈夫不好嗎？
「我們是爲了生活呀！不但我要生活，我家裡的媽媽弟妹也要靠我生活啦，我知道了應該嫁丈夫，也應該做別的正當職業，但是，這話又談何容易呢？誰願意幫助我這個生在草地（按保鄉村）上的弱女子，誰能給我職業？」她說得很傷心，似乎要哭泣了起來，接着又說：「凡是與我走同命運的女子，其身世差不多都像我的，我也知道生活在這兒，是在向着墮落更墮落的路線走，然而，要從何處尋獲光明的坦途呢？……」最後她曉得了我們是新聞記者，好像還有更多的苦衷，要再苦訴下去，因為有立在傍邊的那一個冷酷着臉孔的鴉母，却又嚇住了。

她們的內幕：

「我們走出來，又朝向另一條小巷子走去，沿路上又有一些放港的，或是妓女拚命在要拉客，我們終於再選定了一家規模比較小的去訪問，這一次直接與我們接

談的却是鴉母，她似乎比前一個要溫順些，不會使人一見，立生厭惡，她應我們的要求，將妓院的內幕明如下：在這兒當姑娘的，有一種是從少就由老板養大，她們的衣食住靠老板供給，當然賺的錢是歸老板，除非客人給她私的，另外有一種是從外間跑來加入的，她們的食宿要是老板供給的，賺的錢平分，如果是已自理的，中老板抽三成，這後者的一種，大都是從草地來的，智識程度很低，甚至要在酒家當酒女都不格，爲了生活，所以便跑來加入了。

身子飽受摧殘，換得來是些什麼呢？

因爲現在的生活程度很高，因此顧客便愈來愈少，故每一個姑娘，最多每只有接三四個客，賺一二千元。有時候一個客人也沒有接呢，爲要顧及她們的體，所以吃的不能太壞，而且每星期都得打一針「六〇六」。所以外間來加入姑娘，事實上要賺錢回去是很少的。

幹這行的真不容易呀，現時要買一個姑娘起碼廿萬，尤其是她們在接客時，每每因受辱不過或是其他受不了，總是哭哭啼啼的，真難安慰她呢。

現時失業的女子很多，所以要來加入幹這一行的也很多，如昨日有一個剛生下小孩還未滿月的女人也要跑來加入可是我沒有房間啊……。

我們聽完了上一段話，辭出來，走過一條巷角邊，又是看到兩個可憐虫身子是那樣的瘦骨，她們二人都都很憂鬱，其中的一個甚至是在流清淚，正在竊竊私語，似乎是在互相苦訴些什麼。生活在這個火坑中，本來淚是流不盡的，苦是訴不完的，然而誰能同情她們，援助她們呢！但無疑的，這是一個嚴重性的社會問題，社會却不能不予以深切重視。

圓環之夜

一灯光如同白晝的夜市，形形色色，喧鬧擾攘，這裏充滿着昇平的氣象。

馬路塞得水
洩不通，是
聲音的世界

圓環是本市一個最繁盛的夜市，在白天像廢墟般地靜寂，裡面堆積着斷磚，殘瓦，碎石，果皮泥土，零亂而骯髒，你能看見的只是環架在中間的那些簡陋低低棚下，或許有些人在做着零食的買賣，但到了華燈初上即開始活躍了起來，許多地攤小販，排棋局，打彈子，變魔術，演口技，唱小調，命相的，吹牛賣膏藥的，甚至吹竊求乞的，應有盡有，像狂流般向這裡會聚，連環邊的馬路，也塞得水洩不通，儘管是「顯貴」的汽車，亦很難從這裡通過，只好繞道而行。

當夜市開始時，電燈照耀如同白晝，地攤上陳列着許多形形色色的貨物，五花八門，琳瑯滿目，激烈的鑼鼓聲，管樂弦的吹奏聲，南腔北調的高唱聲，攤販的叫賣聲，露天廚房的敲鍋聲，嬉謔的笑聲，從麥克風播出來的賣膏藥聲，湊在一起，喧鬧擾攘，響徹雲霄，真會震擊你的耳鼓，充滿着昇平氣象。

然而：這裡却也充滿着謎與矛盾，比如若干賣藥的每藉演戲或唱歌等等的吸引力，使藥攤邊，環圍總着重重疊疊的觀衆一曲歌後，賣藥者即大事宣傳，「這種藥是經過專家的多年苦心研究的，能調經補血壯陽，增加房中樂趣……」這些似乎很動聽的聲音，大家便像很不吝惜毫幣的，三百五百購買了一瓶，但是，那種藥是不是真正經過了專家研究的妙方，真正能夠調經度帶，藥到病除，是不是經過衛生當局的化驗許可及註冊呢，這能說沒有謎嗎？

野鷄也着
艷服，混
跡而來。

這個場面因為太熱鬧之故，有些為被生活所迫，而充當「野鷄」的可憐蟲們，每亦乘機混跡而來，她們利用胭脂水粉艷服，扮裝得有如「太太」模樣般，雜在人叢裡，尋着目標，再對之故送秋波，以期招攬生意，這是都市的矛盾與罪惡底現象，那些可憐蟲們豈是爲了「情」與「性」，豈有意自走上這條墜落之路？她們爲着是吃飯問題。

還有，如果你亦來到這裡湊熱鬧，聽小調，或是看打拳賣音樂的，不然你身上放置的鋼筆或是現鈔等物，是會不翼而飛的，雖然有些先生，偶亦會提醒着你，小心扒手，但或者你要去「小心」時，你的東西，已落在扒手的手裡了，因為扒手決不乘你在戒備之時，才去偷扒你的，他們亦是人，自然人類所共有的聰明，何嘗會沒有？但是，他們爲何要幹這種犯罪勾當呢？唯一最好的回答是：誰又喜歡犯罪！

難販聚集五百
多，是窮人們
的好消遣場所

這裡並不是一塊好地方，沒有高樓大廈，更沒有什麼醉人的風景，然而，這裡的夜市爲什麼會這樣子走紅運，而一天比一天的熱鬧起來呢？因爲此地是一個做小生意的最合適的所在，很多人白天在做工，因收入有限，所以便利用了夜裡的空閒，在這兒排排地攤，多少賺些錢，彌貼家用，據說現時在圓圈排攤的，包括最少的紙煙攤等，約在五百個以上，靠這裡生活的人口，更是不在少數，再說，現時的影戲票，一張要臺幣三百元，儘管你說是通貨膨脹，並不貴，但除了一些有錢階級，或許並不感到「貴」外，多少人是看不起電影的。譬如有許多在茶行裡採茶的女工，一天所收入的工資，據說只有臺幣二百五十元，辛辛苦苦地做了一天工作，却還買不了一張影戲票，能談什麼高尚娛樂因此很多收入少的人們，既上不了酒家，又看不起電影，其惟一最好的消遣，便只有到圓圈遊逛，看看賣音樂的所唱的白戲，或者吃點便宜的零食，亦未嘗不是工餘的享受，由於以上的種種原因，圓圈便成爲時代的寵兒，而欣欣向榮。

寸土萬金，安插一隅攤棚也困難

據說園地在從前只是一個很少的面積而已，當太平洋戰事發生，日人爲了適應空襲的需要，致將附近房屋拆除，它的面積因而加大，光復之後，政府會一度欲把它改爲公園藉以點綴市區的風景，俾供市民遊玩，然而當公園欲興建之時，經過了那些攤棚主人的接連請願，甚至有一個竟是自縊而死，因以表示抗議者，因此建公園之舉，故暫作罷論。這塊土地愈來愈變成交實了；聽說現時的二塊小攤棚出租每月要五六萬元，讓與權利金起碼得五十萬以上，所以新巧要想去安插一隅攤棚，已是很不容易了。

此地是一塊肥肉，大家都爭着「要」。如最近那些被日本拆除的房屋的地主，拚命在請求發還以資重建，但這是關係整個都市計劃的問題，政府是否欲予發還，尙無所悉，但如果把這塊土地，給它合理處置，而無新予以有計劃的建築起來，使其合乎時代化，那麼未來它的夜市的發展，將更無可限量，所以有人說：「園地無須建成公園，但儘可以建成公園化的市場，因爲臺北尚缺少了一個真正美麗的市場，一如北平的天仙市場或是上海的城隍廟般呢！」

草山的黃昏

太陽下山了，殷紅的餘輝從樹梢頭噴射出來，白雲青山，盡被染成胭脂色，益顯得嬌媚可愛。這裡是一個洗澡遊玩，休養的好地方，但也充滿着神秘。

山水風光，令人嚮往。

「來過臺灣，不能不去草山」這話，似乎早就聽說過，但是我來臺北，整整住足一年又一個月，天天在臺北跑腿，寫稿，日子就這樣鬼混過去。竟忘了風光山水，連近在咫尺的草山，亦僅讓心之嚮往罷了，原因是蝸牛背了殼，要走走不動。

前些時，我和幾個同業，圍在一起談天說地，不知怎麼的談起了「峨嵋天下秀」，又說到了「桂林風景甲天下」，忽又把話題扯到草山去。接着大家都無異議地，一致通過了共作草山之遊，並擇定星期的黃道吉日，朝山洗澡。

是下午四時許，斜輝映照著大地氣候清和，一架小「烏頭」（按係小轎車的土稱），載着我們這五個伙件，飛快地駛過圓山，士林，繞着那條蜿蜒的山谷曲徑，越過了幾重崗巒轉面處，在翠綠的山腰間穿走着，上坡復上坡，一會兒便抵達了目的地草山。

這時太陽落山了，它那殷紅的強光從樹梢頭噴射出來，白雲青山盡被染成血色，茂林密密的崗麓，經過這番渲染，就好像一個美麗的少女，臉頰與嘴唇周圍，擦抹着一層薄薄的胭脂和口紅似的，益顯得嬌媚可愛。

從山的頂端直至它的谷底，展合處，是那樣的幽寂寧靜，只有近處的那幾隻未歸巢的小鳥兒，在叫着清

淒悅耳的聲音，輕風徐來，滿山近看零亂而遠看又似乎是很整齊的綠林橫截，蓬蒿草圃，微搖輕擺，綠波蕩漾，景色宜人。

我們默然地欣賞着這幅天然的妙畫時，心境中是透徹的喜悅，但這種喜悅，祇有唇上的微笑，輕勻的呼吸，和柔和善的目光能表現得出，我們沿着林蔭路畔走去，兩傍除了那叢列而雜複的草木外，便是些中外的紅女的閒步，個個都充滿着幽逸的神情有男女並肩仰臥於草氈上，親切地互訴情話，或在瞭望着四周的野景，多麼閒逸，多麼愜意。

昔之「行宮」，
今爲「賓館」。

叢林中隱約露出一幢樓屋，走近一瞧，原來就是卓山第一賓館，據說那是以前日皇的「行宮」，而今「行宮」變爲「賓館」了，歷史給人的教訓，是多麼深刻的呀。

我們於不知不覺中，走得遠了，匆匆的打轉回頭，進入溫山園旅社，坐於蘇房間的走廊上，看小溪冒着白烟的礦水，那狀若牛乳的礦水，任流奔滾，喃喃的流動聲，似乎在低訴着這宇宙間的秘密，這時太陽完全沉入山後了，山色暗澹了，雲也暗澹了，樹也暗澹了，一會兒暮色沉沉地籠罩了卓山，只有那僅有的幾家旅社和小食品店，照射出幾點燈光點綴在綠茵上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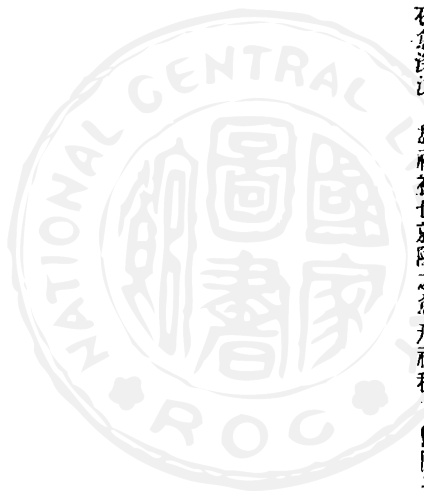
在卓山的旅社裡洗澡，確算是人生的一大享受，澡堂是那樣的清潔，而且空氣也很調和，假定你願意攪身入礦水裡，泡過一下，起來後身子總會感到輕盈而舒適，設使你忘了隨身帶上洗滌用具，那麼你只要向女侍打一下招呼，事先她便會給你預備好的，但澡堂裡定沒有人給你擦背修指甲的啊！

名山勝水間，
也包藏着
不少罪惡。

雖然名山勝水裡，仍包藏了不少罪惡，遊客帶女人上山的（並不限於自己的太太，那是司空見慣的事，要是你一夥盡是男士，在旅社裡喝酒時，需要女侍陪酒的話，打一下招呼馬上就會給你用電話喊來的。

午夜時分，我會清醒地聽到了有一個女人打電話給旅社裡說：「有沒有客人要女人！」

然而，實在說起來，草山的風景盡有那麼美，究竟那幾個人是爲了風景而來呢？我們只要看，白天上草山的，到底只是寥寥無幾，但逢到黃昏的時候，山下的小汽車便一架一架的駛抵山上，旅社也就在這時熱鬧了起來，喝酒猜拳聲跟之四起，夜愈深沉，旅社裡也就隨之愈形神秘，他們不是也爲了欣賞風景而來的



「北投女人」

今天來談這個，不致有贊婦女之聲。和頹淫之譏。但是，這都是現實的問題，足資今天婦女運動的指導者。和在臺上的女士們作一參考，作為今後努力的目標，總也可算是下情上達，將功贖罪吧！

盡管是上頭的命令如山，賣笑的女郎，總沒有斷跡。

提起北投，除有溫泉，風景的印象外等上去，人們總會聯想到溫柔鄉，銷金窟等。當你星期一碰到朋友被問：「昨天上那兒去消遣」時，如果答以「北投」的話，總會被報一鬼臉，或「過得舒服嗎？」等的一套尷尬的問話。

的確，北投是個神秘的地方，自從前年，長官公署三令五申，嚴禁娼妓的季節起，這個地方就沒有斷跡的賣笑的女郎，儘管你怎樣雷厲風行，上令如山。但執法者總算還會體諒，和同情她們不幸的一群，閉一眼，閉一眼地，除有上方派員坐地限交外，不會去找麻煩的。到現在；這個已成爲公開的祕密。

拘捕能够消滅她們嗎？

我會和這裡的一個警官談話過，他認爲取締拘捕，都不是個辦法；取締能够克服她們被環境的壓迫嗎？拘捕能够消滅她們嗎？「這是一個嚴重而複雜的社會問題」。最後他感慨地說出坦白的話。當然這都不能怪到警察執行的不力，和不認真。

於是：就造成了這個神秘的特殊區域。

她們是不幸的一群羔羊。

而這賣笑的一群，我敢大膽保證只有百分之二三是出於自動的，抱着和男人們一樣的一遊戲人間」的思想，來解決某種的需要以外，大部份是放置，在班上等餒宰割的不幸的一群羔羊。

除開被當作商品買賣，而根本就失掉了自由的不談，他們中有半數是被迫上山來的。這裡我把親眼看見

和親耳聽到的。來談一談：

有兩個例子。一個是被迫上山，一個是業餘的。

有一個女郎，年華三十，是臺北縣的人，曾受過中等以上的教育，日治時代，即充公共汽車車掌，光復後仍任斯職，到前年，因抗議同僚……車掌……被一個乘客搥一巴掌，而集體交涉不果被革職，後來因為父親死了，她是長女，所以不得不肩起負擔家庭的責任，便於去年初，在城內一家旅社，以三萬元的代價，賣掉她的青春，過後，爲了生活，雖然也零零碎碎地，出來幹下賤（這是她自己說的）的生涯，但三番兩次，被警察老爺干涉了，不得已，遂躲到山上來。

另外一個更可憐，她也受過「高女」的教育，現在尚供職某機關，辛苦一個月得來的一萬餘元，不夥維持老母和尙在求學的弟弟，妹妹，所以每個禮拜六下班後便偷偷摸摸地搭車去北投，星期一，天還沒有亮就要下山去上班，她現在很擔心，第一，恐怕被機關裡的熟人碰着了，會連一萬多塊的職位都被撤掉，第二：恐怕日子一久染上梅毒，那就毀盡一生的幸福。她還說：現在她自己還算是業餘的「私娼」。但一被免職後就要淪爲職業娼妓了。現在在北投，不難找到禮拜六上去，禮拜一下來的神女們，如果她們都和她有一樣的原由，那麼，真是值得注意的問題

「提高婦女地位」的名詞，她們聽了得耳。

人類本來是富於同情心，大家都喜歡「拯危扶難，何況男女平等」「提高婦女地位」，等的論調，高唱入雲的現在，難道對這嚴重的社會問題，會不加開問嗎？

話得再說回來了，據一個標準的……經過茶室女侍，酒家招待，而淪落爲娼妓的神女說：「提高女權」「提高婦女地位」等的好聽名詞，不但引不起她們的興趣，甚而反使她們聽了得耳，因為這都是爲「呼口號」而造的好聽名詞，實際上，不幸的一群，不但得不到好處，反而被這好聽的名詞，束縛重重。她還舉個

切說：前年陳長官下令禁舞，禁娼時，她還在酒家當「女給」。當時婦女團體也湊湊熱鬧，會利用警察局召拳，她們的機會，有一位婦女運動的領袖出來訓話，頭一句便問她問「爲什麼喜歡當女招待」。這個發問真使她們哭笑不得，因爲誰喜歡幹這種實笑的下賤生涯呢，不是爲生活鞭策嗎？再後她再用命令式的說，男女授受不親不但不和男客猜拳行令，即在一起，也要保持兩三尺的距離，以維風化等，因此遂被群雌一哄而解散了正在開着的會。

天堂與地

獄。

是：這位婦女界的領袖，所提出的問題，她們都怪她幼稚。但我却說她還天真的：因爲其能成爲「領袖」，當然生長在很優美的環境裡，受着很好的教育，她和她們的生活距離，差得太遠了，在天堂的那裡體會到在地獄的所賞到的味，而在地獄的，每個都有想上天堂的荒唐的幻夢，但這不過是幻夢罷了。

所以她們都不同情唱高調的，而願望有能够真實地，作爲她們的救星者出現。

她們十九都

咀咒男人。

社會真要把這樣畸形的現狀，任其生長蔓延下去嗎？這個當然有先知先覺者，已經在努力消除，這裡告訴你一個應該努力的方向吧！

幹着下賤生涯的一群，她們青春的命運，已經註定其不幸了。但她們却努力爲其失掉青春期的生活，找着出路。能够嫁一如意郎君嗎，當然是最好的歸宿。但誰個保有嫁滿生活的人，願意娶一個這樣出身的妻子呢？在閱歷既深，見人更多的她們，十九都極口咀咒男人，於是她們就早準備不嫁人了。

晚年的生活

是製造搖錢樹。

可是不嫁嗎！後半生的生活怎麼維持呢？雖然平時亦可積蓄，但究竟有限，維持不了曼長的晚景。於是便想出製造「搖錢樹」來了。換句話說：她們老了，便只有繼續幹老鴿的生涯。但幹老鴿也不是一個容易的事情，因爲沒有現底是幹不成的。年青

的姑娘固然有錢就有得賣，但高唱民主的今日，她是靠不住的，今天高興為你賺幾個錢，明天不高興就跑到警察所或婦女會去控訴了。

因此他們就只得採取自幼買來養育這一途了，因為這樣，可拿出「養育之恩」來維繫母女的關係。於是在臺灣買賣女孩之風甚熾，「媳婦仔」也到處可見了。

在北投，超出二十歲以上的女郎，她們都想盡方法，買一個三四歲的女孩，甚至七八歲的都有。這樣不但使她們在白晝，可得「人倫之樂」，即自己超出三十歲，「人老珠黃」時節，也可靠她來維持生活。

一代一代的下去，
不幸的女郎，永遠
也不能消滅。

不景氣來造成它的繁殖。
如此：一代一代相沿下去，不幸的女郎，是永難消滅的，何況更有社會的人

們，努力協助政府，來消除這個現象，並且澈底取締「養女」和「媳婦仔」的存在。

婦女節前夕，恰好又是禮拜天，筆者和幾個朋友，又到北投去閒遊，無意中，得到上面的消息。於是就信筆寫述如上，大膽地寄去發表。

今天來談這個，不免有賣婦女的尊嚴，和誹淫之譏，但是，我想，這都是現實的問題，足資今天婦女運動的指導者和在台上的女士們，作一參考，作為今後努力的目標，總也可算是盡了下情上達，將功贖罪吧！因為禁娼，在今日，加上在這個社會，是談何容易的一個問題淪為娼妓的，已經是不需要人們去同情她了，……實際她也不高興人們去同情……我們應該想法，如何好好地管理她，不看參議員們高聲疾呼，杜防花柳病迅速蔓延的提案，和市上的整尼西林，已求過於供的現象，我們應該把更大的注意力，轉移到下一代身上。更希望今天的婦女節紀念會上，再聽不到「唱高調」的，相反地有善良而有效的提案。

戴「竹葉笠」的脚色

土布衣裳、竹葉笠，最廉價的沒蓋鞋，在「人生」這舞臺上，他們只可配扮演一些帶悲良性的角
色。

幾張鈔票是跑三里
五里，打濕一條黑
面巾換得來的。

衣裳面的一群脚色。

這些脚色大抵是一身土布衣裳，土頭土腦的裹着一副粗黑的骨頭。腦袋上守法似的縛一頂竹葉笠或什麼草帽兒，腳上套一雙最廉價之類的沒蓋鞋（？），坐在車頂下等候「運氣」等累了，便迷迷糊糊地打個盹兒，或揆着小骰子在地上當回事似的玩起來，讓自己開開懷，散散悶。自然這個玩情兒，有時他們不免打賭，但輸贏大都只以幾包「香蕉牌」做賭注。他們不能像大腹賈們那樣，過分的去想錢「臺灣銀行」，因為他們肚子裏有數，這幾張票子是跑三里五里，打濕一條黑面巾換得來的，好幾做肚皮要拿，着這票子去填空！

說得實話：這些脚色直到現在為止，他們雖然還佔全人類人口的幾千萬分之幾，但在「人生」這舞臺上，他們只可配扮演一些帶悲劇性的小角色，說得入骨點，便是他們不過是高貴的瀟老們心目中的一匹笨牛蠢馬而已，引不起多少人的注意和興趣除非是某些老爺，少爺，太太，小姐之流的貴人先生，為存

心愛顧自己一隻貴足的時候，才不在乎的花三兩張毫幣叫他們來擔任這種「搬運」的工作。

抓緊着車把兒跑，
被「搬運」的「人」
還要他「加油」。

現在讓我們憑着天賦給予我們的一付腦子，先放下大熱天，大冬天這些重的字眼，專揀傍晚那個詩意的黃昏下手，來估量估量這種帶着不少喜劇成分的「搬運」工作吧。

那個場面如此：

十個是賽尊處開的坐在車子上，用沾沾自喜的眼睛向四下跑呀跑的，神氣確乎有點「不凡」。而另一個呢，直着眼，拔着腿，牢牢地抓緊着車把兒跑呀跑的，這倒也不在話下。要是跑的人脚步鬆弛了些，坐着的便懷恨地頓了一下響腳，嘴角飛起沫星子喊說：「快點。」

這自然是一件不大「人道」的事情，其實呢，世界上不人道的事正多着呢，這不過僅僅是「太倉一」而已。

記得小時候，在自己那個古色古香的城市裏當小學生的時代，有一回曾經在衆目昭彰之下的街道上，看見一個番察趕着一條大木棒像石匠敲大石樣用力的朝着一個人力車夫背上敲去，響聲有聲，打人的理曰：「妨礙交通」，被打的破囉喉一聲慘叫，拖着車子倒頭飛竄。那種悽厲的慘叫，竟像畜類臨刑前一種絕望的聲音，至今還清清楚楚的保留在我十數年來的眼前和記憶裏。從此之後，對於那些執有木棒子的人物，我一向就沒生過多少好感。

不過，在今天這「原子科學時代」，和民主政治雙管齊下的年頭上，這種要命的「條例」，早也在「垃圾箱裏發霉爛掉了。而且，假如我們不健忘，總該記得當抗戰剛剛在「薄海騰歡」的時候，有些人便爲着要提高人力車夫們的身份（？），主張廢除這種非人道的職業，據說，另一方面還可以替國家在國際上

一些面子，關於這個題目頗鬧了一點時光，這樣一來，戴竹葉笠的角色，倒也曾經一度吐氣揚眉，在「人道」的官司上出過相當的風頭。

但話得打個灣兒講：聽說我們那個繁盛的上海碼頭就不盡然了，戴竹葉笠的人物有時也才許得挺可恨，甚且還會刷新了好幾個「捺客人」的記錄：這些姑且按下不題。

坦率傾談生活苦 三餐求飽也艱難

前天傍晚在一家浴室裡雜着十來條赤裸裸的朋友洗完了澡之後，覺得口乾，便跑進一間鳥籠子般的小食店去喝花生湯，巧不巧在這鳥籠裏，會見了「位戴竹葉笠的朋友，當下你一句冷，我一句熱，也就正正經經的扯談到「生活苦」的題目上去。

對方大概已快挨近四十了，是一個貧困的典型。此刻他手裏正捧着一杯「紅豆冰」，我覺察到有一種陌生的汗臭，齒弄地闖進我的鼻孔：

在談話中，我像發掘寶藏似的挖問到底，因為對着這種人物，我大可不必先在肚子裡打底稿，想什麼，就說什麼，這比面對官威十足的什麼「長」畢竟要自由得多了。

從他坦率的敘述裡，我知道他有一個替人家洗漿衣服掙錢補貼的老婆，兩個孩子，「大毛」是背破線筐上再檢拾垃圾堆裡的碎紙，銅錢片，「小毛」年紀還小，只配在地上爬呀爬着。他對我說：

「日子真難過呀，四張嘴少說每天也該六百，碰着運氣好不打緊，多跑一兩趟就得了；不然呢，沒有話講，大家餓肚皮。其實這種吃少東西的日子一向過慣了，也不算一回事。

「運氣好，人客來得多，每天五百七百只要三兩個鑽頭儘够了。但犯上網的時候，你就別想摸一下那些紙票子：

「還好，我們公會裡的先生爲要給大家平均權利，做生意總是取循環輪流，我賺一處東門，你賺一處西門他賺一處火車站……有福共享，誰也不能隨便搶做，硬做。但現在可不行了：人客們都歡喜坐四十二一號飛着跑的公共汽車，做生意便不免要閒了一點兒，而偏偏東西天天拚命漲價，這一來也就難怪同行們心裏不着火而搶來搶去了！日子一沉下去，誰知道此後要怎樣過活呢？」

「憑什麼改行呢？
偷鷄也得有把米

真的，要怎樣過活呢？我想着，於是便貢獻了一個意見：「那你可以改行……」

「改行？」戴「竹葉笠」的搖搖頭說：「我兜些什麼去改行呢？偷鷄也得蝕把米。種田沒有田，開店舖沒有資本，就說當差役吧，又是黑字不識，白字不懂，」帶着拉革命出世的人，怎樣改都改不出圈兒去！」

這一席話真說得我啞口無言，發了好半響呆，等到醒轉來，那個戴竹葉笠的朋友，早拖着空車子，在街頭的「集中營」走過去了。

物價，生活，沉重的鞭子，不僅只是一個人力車夫而已，許多人在這沉重的鞭撻下過着嘆息和呻吟的日子。

盲者的職業

在靜寂的夜晚，可以聽見冗長而悲涼的笛聲，或敲木鼓的。他們是爲了吃飯而出來的。有些顧客復會「失禮」地，予她們以戲謔，這實在很不應該。

爲了吃飯，幹「捉龍」，「唱小調」，「算八字」，他們的工作也相當活躍。

人生的幸福，是建築在健全身體的基礎上的，如果佔五官主要部份的眼睛，不幸殘廢而致於失明，完全見不到一切大自然的景物，那是何等的不幸與遺憾？然而，盲者與常人所不同的，僅是眼睛看得見和看不見而已，至若人類所共有的生存慾望，與其他的需要等等，是無甚二樣的。因此他也需要職業，藉以自食其力。

在臺北的街頭上，盲者似乎很多，到處都可以見到，尤以在入夜的時候，我們隨時都會在街傍的電燈光下，見到盲者們在慢步走動，有蹲於旅社門口，傾聽着嘈雜的街聲，靜待着有人叫他去按摩的……他們上街，純然是在職業線上奔跑，是爲了吃飯而出來的。

在內地的許多都市裡，我們似乎很少能夠見到盲者的影子，我在上海住足半年，那個擁有數百萬人口的都市，雖然偶亦會見到一二人，但決沒有比在臺北一夜所看到的爲多，這原因或許是臺北的盲者本來就比較多，或者是本省的盲啞學校設在臺北的緣故，而其主要的理由，應該是本省的盲者的職業，遠較他省爲發達之故，而他們所做的職業，多數爲按摩，算「八字」，唱小調，這些都比較適合在都市上，由於他們工作的活躍，因此我們所能够見到他們的影子底機會亦就特別的多了。

當我還沒有來在臺灣之先，我就聽過「臺灣有按摩女」的這句話，那時我因為沒有問過清楚，覺得很稀奇，到現時我才全然明白，原來所謂「按摩女」，就是一種女盲者的職業，實際上好些男盲人，亦同樣幹着按摩這職業的，不過在字眼上却沒有人給他稱為「按摩男」罷了。按摩是本省的盲人的主要職業，據可靠方面統計，臺北市（包括北投草山在內）幹着按摩這一行的盲男女，共計達四至六百人之多，其中大概男女各半，他們盡都是受過盲啞學校的教育，對於按摩技術，都有過長時間的研究的，據說他們於日人時，曾經組織過按摩公會，最近亦在想組織公會，但因為他們的眼睜看不見，亦就諸多困難，必須有明眼人來給他們發動與領導，才有實現的可能。

吹着笛子，在黑暗中摸索，尋找工作。

幹着按摩這一行的，並不能像商店式般，利用店面來招覽顧客，雖然他們有的亦會在自己住宅的門前掛着「按摩專家」的招牌，但這不過是藉此來引人注意，遇到有人臨時需要按摩時，好按址來雇他去工作而已，事實上是很少有人肯跑到按摩者的家裏，去接受按摩的，所以他們的職業，亦宛似賣枝仔冰的小販一樣的，是要到處去奔跑呼喚，才能推銷得出去的，每天，當太陽隱入雲際，他們便活躍在街頭上，甚至直到子夜時分，夜闌人靜，他們還在繼續吹出冗長的笛子聲，躡在各個旅社的門口，希望給人再做一二次按摩的工作。他們的眼睜，雖然是失明，但每夜都得在黑暗中摸索尋找工作，有時要到雞聲叫曉，始可回去睡覺，但據說：他們一天辛辛苦苦，自然在街頭左右，摸索徘徊，收入却是很有限的，他們給人家按摩一次，工資只有五百元，如果碰到好的時候，一日夜或可有三四個顧客，但有時一連二三天，遍找不到一個顧客的，亦常常會有的雖然有許多人是喜歡來個按摩，但給人家按摩的人到底亦不少

他的手像一團棉花球一樣。

我來在臺灣已有一年多，至今却還不會領教過按摩師，所以對於「按摩」這二字，還只是曉得是推骨頭，却不知個中的樂趣如何。但據會享受過按摩女給他按摩的人，却如此形容地說：「她在聚精會神的爲我按摩，她的手像一團棉花球一樣，疲倦了的身子，一經按摩者之手，便會像久經束縛的囚徒，突然獲得解放一樣」。又我們如果住在旅社裏，有時常會聽到同伴怪同伴早睡，他不直接說他「爲什麼就這麼早睡」，却每每會幽默地說：「給按摩者弄睡着了」，由於以上的形容看來，我們的身子，如果能够享受按摩了一下，能使你好睡，足見那些業按摩業的盲者，並不會白拿顧客的幾個錢的，他們的職業技能是經過了苦心研究學習得來的。他們因爲不幸而爲盲者，不能不在黑暗中學習一手給人愉快的按摩術，來給人以快樂，然而，他們的痛苦，有誰能知道，據說有些雇用按摩女來按摩的顧客，有時偏會「失禮」地予以她以戲謔，這實在是很不應該。

瑟琶，三絃，沿街吹奏，唱一個「乞食中狀元」給人家聽。

在本市的許多盲者的職業中，除了按摩而外，其次就是唱小調的，他們或是獨自由一個小孩子領路，手挾着一把琵琶，或是三倆結爲一隊，有的抱着琵琶有的拿着三絃或其他的樂器，沿街吹奏彈唱，逢到有人要雇去唱一曲元，費時約須一個鐘點，但工資只有三百元而已，而且成天沒有人雇去唱一曲的，也是常常會有的。

有許多男女，還願犧牲幾個錢，求教於算命先生的。

還算很少，在臺北街頭偶然亦會見到一二個，不過並不多，聽說業這一行的，收入要比較好一點，到底有許多男女，是很願意犧牲了幾個錢，來求教於算命先生，看自己的過去未來是怎樣的。

搖會標會與「無盡」

七八

購買無力，是當前的一個嚴重問題，而搖會標會所以會倍屢盛行，可以說是基於此種客觀要求的感情作用也是造成民間約會的一大主因。

「標成」有突出百分之五十以上的

搖會在我國最具歷史，也是一種元始的民間合作事業。而且合會者大多用度正當，相傳為頭會的，總為配合婚喪大事之需。後來雖逐漸進化而有標會之興，但直至戰前，搖會仍流行於中上社會，而標會僅通過於下級大眾，因為標會不「賭」而「搏」，誠如上海語所謂：「窮兇極惡」，究無如「搖會」全憑運氣，來得「雅相」之故。

但近年以來，人們欲「雅」不成，搖會遂難挽其頹勢，標會也即迅速自下層社會突起，而深入各級社會，很明顯的，頗具「君子之風」的搖會，到了這個年頭，究竟沒有人能受得了。頭會有人，散會不應。幣值與日俱降，二會，三會，四會，……搖得的會錢價值一月小於一月，輪到「沒會」，可能整個會錢小於第一次所付月金。標會「青出於藍」，在這方面勝於搖會，因為「標」是人為的，「標」的成數和物價，幣價貶率，民間利率，俱有關連性，先標的人因為要標而標到，不會吃虧，遲標的人，也有「高利」，去補償他的吃虧比諸搖會確具有流行語所謂「伸縮性」的作用。所以標會今天在上海盛行，在各地盛行，雖本省也非例外。

全民日報經濟版前幾天，刊有標會新聞一則，說最近市內標會的「標成」已達百分之五十，目前陽歷年關在即，農曆年關在望，於頭寸奇緊的現狀下，據說「標成」已突出百分之五十了。

吃「會酒」，「會中會」中頭獎

不論是搖會還是標會，在上海，會額大的，每會吃「會酒」，會額小的每會也有「點心錢」，目的鼓勵準時到會，繳納月金，在本省則異曲同工，每次聚會之時，會錢解決以後，還有一個「會中會」（又稱「小會」），就是規定由得會者出資若干，分爲頭貳兩獎，由其他各會員舉行「小搖會」，誰搖得點數多的，分別獲此兩獎，至其目的全和上海的會酒，點心錢一樣。

閒話小說，言歸正傳，搖會既不容於客觀情勢，由標會代之而具，在現社會的人心之下，本來是好好的約會，正常的合作，却也會變成投機取巧的工具了。在戰前雖也有標會，但窮苦人們大多以高利標得以後去作小本經營的本錢，所以所負的高利是按月計算，而將本求利的收入却是按日計算的，所以泰半都能維持信用，貫徹始終，使整個約會，如期間滿結束。至於中上階級的搖會，更以「顏面關係」，莫不認真從事，而現今呢，在上海，倒會的次數不低於空頭支票數，所以善良人士，正當家庭，見人前來約會，頗有談虎色變之勢了。

在本省，截至目前，倒會之事，還不多聽見，也正唯其如此，凡從事約會的人，正宜小心從事，否則結束也要不堪設想的。

正常約會標會的動機在謀「購買無力」的困難的解決

最正常的約會動機，或欲標動機，就是上文所說的，在謀「購買無力」的困難的解決，換言之，爲了某一個不得不解決的正當用途，而去約會，或參加爲散會，或以高利去競標，都不能不算正當。但如視之爲謀利工具，負擔了能力以上的大量會額，而將頭會所得，而標得的會錢去投機取巧，那就要不得了。因爲既爲「投機」裡面必定包含着「失敗」的成份，既爲「取巧」裡面必定包含着「成拙」的成份，投機取巧，難免身敗名裂



理方法來集合小數而成一大企業。可是，倘然記者不是太武斷的話，該公司的真大發展還在他日幣制改革之後，因為在人心失却正常，暴利日益作祟普遍生活困難的現階段，該公司的業務本身還多少受有客觀的限制——這也就說明了，爲什麼在本省已有了這組織嚴密，科學管理的平民金融週轉機構，而一般民間依然會盛行着標會的原因。不消說，情感作用也是造成民間集會的一大主因。

總之，在我們希望今日從事標會的人們採取一種謹慎態度的同時，我們更希望，從幣制金融安定而產生的安心安定的日子能够從速來臨。

—王

正—

十二月廿七日



編後記

承多方面朋友的援助「從亭子脚下看臺北」，總算是把它付梓了，但這裡應該補充聲明數點：

(一) 此書在編校之時，因編者未能把日常寫稿，跑腿的工作放置，所以時間也就不够充分，不免有草率之嫌，因而滋生錯誤。

(二) 書中有幾篇是去年的舊作，有的却是新近才脫稿的，裡面有些數目字，看起來是「今昔不同」，但正如物價一樣「早晚不同」而已，並沒有因時間問題而失去了意義，例如「經濟生活素描」的那篇所提的各階層的收支情況，數目字儘有差異，但去年與今年，却沒有因幣值變換待過調整，而有所改善。甚而更苦。

(三) 此書內容，有些地方所述的字句名稱，是用當地的方言（土語），如「藝旦間」，「媳婦仔」，「陪酒」……這都是因地乘便，沒有把它一一改換過來，因為設使把它改換了，恐反不如原來的逼真。

(四) 此書能够問世，首先得向支援與「助產」諸友好，深致謝忱，至於書中的草率和錯誤之處，亦請讀者諸君賜諒。

鍾中培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廿八日於臺北

臺灣省青果運銷

合作社聯合社

臺北市中正西路一二四號

電話二〇七九號

臺灣省木材

工業同業公會

全國馳名

頂好滋養劑

奏效確準

美味易服

漁

人強力魚肝油精丸

牌

製造元 協隆興維他命廠

高雄市鼓山區延平街

總批發 協隆興臺北分行

臺北市長安西路七五

總批發 協隆興上海分行

上海南市裡馬路老白後街七六

交際最佳場所

著名紅燒白菜

醉八仙酒家

招待週到，衛生第一

地址：有明町三丁目三三番地

最高食府

喜慶禮堂寬敞

小春園菜社

宴會招待週到

經濟第一

內部新裝·招待週到

料理最好·衛生第一

三民酒家

地址：萬華有明町

地址 臺北市延平北路四段

電話 四二一八號

設備幽雅 招待週到

貴客光顧 無任歡迎

溫泉
餐室
溫山園旅社

臺北近郊草山唯一溫泉鄉

電話四〇號

第一家酒

音樂茶室

設備完善

招待週到

娛樂宴會

最佳場所

地點：延平路第一劇場樓上



民國卅六年元月十五日發行

從亭子脚下看台北

版權所有

售價每册 元
郵費奉勝 元

編者 鍾中培
發行所

發行所

國立中央圖書館



002822450

